

文藝連叢

罪証

歐陽春

北平喜春



993171 62点

复旦大学图书馆

文 藝 連 叢

第 一 輯

罪 證

駱 賓 王



北 華 書 局



FUDAN

JFZ000066646L 复旦图书馆

文藝連叢
第一輯 2

罪證

著者 駱賓基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建國東路四五七號

版權
所有

版次 一九四六年八月初版

文藝叢

我們想盡我們的所能，使這套「文藝叢」不是粗製濫造，不是炫耀新奇，不是標榜名家。真實、樸素、把自己的感情和現實融化在一起，這是我們對文藝的看法。自然，我們的力量還很渺小，距離這個方向還很遠，可是我們不氣餒，不妥協，不怕任何阻撓，一步一步的做去！我們希望愛好文藝的作者、讀者給我們有力的支持和援助！同時也期待着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第一輯

雪	蒼	小人	勝利以後	株	罪	霧	戲	逆流	低眉
林淡秋	荏	物	後	守	證	城	祭	期速寫	集
短篇	適夷	魏金枝	許傑	吳岩	駱賓基	艾明之	滿濟	胡風	蔣天佐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長篇	戲劇	論文	論文

一九三八年一個午陽炎炎的日子。溽暑將盡了，高空飄散着輕軟的鵝毛似的流雲，玲瓏麥和熟透了的玉蜀黍放着稀淡的香氣，樺木林子却顯得瑟縮了。流雲邊際，有雀羣在高飛着。

老遠峯巒踞峙的山峽間，有黑黑的圓形的小東西沿順山腳露頭了，逐漸很快的拖出一條長長的身尾，並且放着尖的叫嘯，迅速地駛入四圍山峯圍圍的平原來。沿着京津線鐵軌，在南戎驛停止急行的速率，車頭於是喘吁起來，大量的濃氣一朵一朵地噴吐着，終於停止不動了。

神色匆匆的旅客們，從每一節車廂的甬道上，流出來。車尾，最後跳下來的是吳玉芳小姐。身穿整潔的反領襯衫，人造絲的質料閃着光潤，下身是高等黑色洋紗裙。

輕輕放下大連皮箱和滾圓的一線網元山蘋果、天紅密橘——之後，又抹轉身子，向兩肩峯峭的青年，伸出兩手。這人的頸頸麻杆兒似的瘦，眼睛閃着空虛的光。這時並沒有領悟玉芳小姐的舉動，就高擎兩臂，猛撲到後者的肩上。她的身子劇烈地幌了幌，可並沒有瞞怨，只蹙了蹙眉尖，看着自己哥哥的一隻腳尖，在離月台階寸把近的工夫發抖。顯然他是想朝地下落步。玉芳小姐順手拖了他一把，嘴裏說着什麼，聲音含糊得像是特意不願使對方聽清楚似的。

透了口氣，她摸摸柔髮。玉芳小姐灣腰拿起了東西。胳膊在挾俄羅斯羊毛毯的工夫，一個頭上幌動着紅帽子的朝鮮漢子跑來，玉芳小姐很快的擎手擋住了搬運伏有禮貌的奪取，且用日語說了聲：『對不起！』然後，挺着她那飽滿的胸脯，衝過麪集在堆棧週遭的苦力羣，拐入那高大的堆積火藥箱的地方，所閃出的一條人行道上去了。

『你還認識這地界嗎？』玉芳小姐低低說：『過去就是咱們中國地場了——』

下水灣子。大哥——」

沒聽到應聲，朝後望了望，她立即睜大吃驚的眼睛，因為視覺裏失去了吳占奎的影子，來往除了些朝鮮旅客們一色的白衣外，左邊只有一隊日本砲兵在搬動什麼，還有來往巡迴着的幾個日本憲兵。（他們都騎在驃偉的軍用馬背上）右邊靠近岔道旁，就儘是些高過人頭的軍用堆物了。其間還夾着套雨布的野砲，套衣的馬克沁式重機關槍，柔皮馬鞍……

火車高亢的叫了一聲，玉芳小姐就急步跑回來。這時車輪開始滾動了，玉芳小姐突然發現她大哥是裹入瀾漫月台的那團兒濃霧裏了。但她前胸還是遺留着餘驚，而車尾加猛地噴放着濃霧，從她眼前隱失了。霧層隨了車輪帶起的風力，直順鐵軌飛撲着，飄散開來。

「大哥，你老是這麼叫人提心吊胆的。」玉芳小姐兩條細細的眉毛，扭結着說。吳占奎背靠月台上的燈柱，眼睛微閉着，并脚站在那兒，一聲不響。他感覺到陽

光跳躍，大地也像飄舞在旋風裏似的動蕩，胸口有什麼向上湧，而且被黑暗而寂寞的監獄生活所磨損細弱的神經，這時也發着顫抖了，耳朵又嗡嗡不絕。玉芳小姐這時望着他那在強烈陽光中抖動的睫毛，突然覺得完全是陌生人的臉像了。在他整個身子上，找不到一點兒是她自己所熟習的肌肉和線條。高顴骨，尖下巴，雖然臉刮得光光地，却不能掩蔽監禁日子賜予他的萎縮，尤其是眉骨下給黑影罩住的那兩個深陷的眼窩，顯得怪森人。他的頭髮雖是新剃不久，並且獅子鼻型的鼻尖上輝映着午陽發亮，但玉芳小姐的印象却完全像是頂着早露的一棵枯草。漸漸，玉芳小姐感到恐怖了，像深夜窺見窗外黑影似的，既胆怯又得故裝鎮靜。

「大哥！」玉芳小姐的聲音微微有些抖：「你到底怎麼的？」

吳占奎的臉上，閃了閃蒼白的顏色，猛低頭，哇地嘔吐了些混雜的麪屑，接着有唾涎從他口角垂掛下來，像是蜘蛛垂下的絲。玉芳小姐在那工夫拍着他的脊樑。

「我迷暈了。」吳占奎迷着酒醉似的眼睛。

這時，玉芳小姐望見腰掛警刀的日本巡查，從岔道旁沿着軌道走來，一種叮噹叮噹的金屬音，響着。爲了避去纏身的種種盤詢和麻煩，玉芳小姐用力扯了扯哥哥那木偶似的身子：『轉過身——你倒是伸開腿走呀！』

玉芳小姐看見哥哥睜開的棕黃色眼睛，那眼光是被黑暗的日子磨平了，又遲鈍，又空靜；彷彿貓頭鷹在大天白日的那種空靜的眼神。

現在吳占奎兩腳貼地平劈着挪動了，並且用手背揩揩嘴唇和眼睛。在他的步法上留着一種眼力看不見的東西，這東西好像攔置在兩隻腿踝間，形成他這樣有規律的挪動，花柳病患者，和這步法有些相似。而吳占奎就這樣邁着熟練的步子拐進展向車站去的沙鋪甬道上。玉芳小姐的手感覺着被哥哥握的有點痛，以致順風吹來的一股馬騷氣，她也沒法抽出這隻閒手來掏手絹，只有低頭閉住嘴，想快點越過這段風頭，這時她聽到日本砲兵們爆發着粗野的『呵哈！』搬運伙從她身側驚訝地瞅了一眼，吳占奎立刻又低下頭，不作聲地閃過去。

交出乘車證給收票員的辰光，那個掛警刀的日本巡查趕到了。

「請停一停，帶着『身份證明書』嗎？對不起的很。」玉芳小姐彎腰放下東西，巡查接着問：「這是你的男人麼？刑事犯吧？」

「不是的，巡查先生——大哥，你撒開我的手。」後一句是用中國話說的，另一隻手搬開吳占奎緊握自己手的那隻手掌，玉芳發覺他的臉色蒼白了，手也在抖。

「身體有毛病吧！須要醫生敲敲胸口。」日本巡查接過新京特別偵察機關的批文，還有另外一疊居留證等件，又向吳占奎望了一眼，不想得人回答似的說：「是這樣的——」

玉芳不作聲。柵欄外，一個毯子蒙身的朝鮮老婆朝裏探探頭，玉芳很快地向她盯一眼，那老婆連忙縮回去，悄悄走了。

「『國境居留證』也可以給我看看。」日本巡查的眼睛並沒有離開那些文件，手在急速地擇抄上面的要句，一邊說：「你知道，現在時局緊急麼？」

玉芳拉開吳占奎的身子，讓開欄外闖進來的軍用馬的棗紅色的碩大頭顱。
『什麼？』憲兵官長在馬背上還了個舉手禮。

『開釋的政治嫌疑犯。』日本巡查低聲說。

棗紅馬在吳占奎頭上噴着鼻沫，玉芳又將哥哥朝後拉了一把，讓馬蹄敲着三合土台階，響過去。

『對不起。』日本巡查鬆下臉，最後遞過『國境居留證』，『到琿春的火車，下午一點開。』

一出小柵欄門，玉芳小姐就覺得渾身輕了許多，扶着吳占奎走進輕便鐵路的候車室。讓吳占奎貼門坐下，自己面朝着窗，兩手捏着衣領抖了抖，因為胸口早已經被汗浸透了。吳占奎直直望着什麼似的在想，什麼都變了，琿春也有小鐵路了——可是爲什麼這許多人，自己並沒有認識的呢？已經是故鄉了；他們爲什麼這樣寂靜？——他感覺到類乎有重大事變發生前的那種兆頭，這使他胸肺都感受到有力的

壓迫，幾乎氣都喘不出來了。他覺得多可怕呀！埋藏在這靜的深淵裏的恐怖。

吳玉芳這時望見隱約在遠遠的樺木林子、小村、陌野之間的一連串日本陸軍。塵土在林子旁飛揚着。玉芳的身子冷冷的透過一陣惶惶不安的顫慄。於是掉回頭，意思是找個熟人打聽打聽，可是靜靜的人叢裏，竟都是陌生的臉子。靠近久已沒生火的鐵爐子邊，站着高麗老頭，從那頂苧蔴織的高裝紗帽說，定是個闊氣的鄉紳。這老頭正在默默窺着吳占奎。玉芳從他背後走過去，那裏有個茶販打扮的山東跑腿子的，扭結着眉毛在抽烟捲兒的最後兩口。

「你也到琿春去的麼？」

「不，俺想到延吉，可是又不能出口。」

「爲什麼？」

「聽說是限制人口出境呀？」

「琿春太平嗎？」

「雞蛋都買不到呀！豆芽兒都漲到五毛錢一斤了，這還供不上日本兵的買量。」這漢子抬腿踏滅烟捲兒頭，朝四下望望說。

「沒和老毛子開火嗎？」

「別說這些，小姐，剛才有人綁去了。」低低的說，並作了個機密的眼色，然後袖着手，直起腰板走開了。

玉芳木然地瞅着這漢子的背影，頓時心神無主了。像旅人徬徨在岔路口，而又當黃昏日落後似的。

吳占奎這時從陌生情景裏，發掘出新鮮東西來了一切都像含蘊着濃郁香氣的花苞似的，使他感到極大的興趣。窗外的火車、軍用馬、草地、樺木林子、山谷……以及闊別了長久歲月的陽光，都使他印了個深刻的影子。他的頭腦，逐漸從迷惑圈子裏滑入清新的思野。

直到鐘聲宏亮的噹噹響過後，吳占奎才給玉芳半扶半拖的離開這稍感趣味

的車站。因為玉芳的一口流俐日語，在海關檢查場吳占奎也沒用解開鈕扣，就穿過走廊擠上僅有的客車了。可是這裏的車廂已經是滿塞着人身，肩頭上顯出雜亂的形色了。乘客並沒因玉芳的日語和東京式服裝而讓路，幾個朝鮮商人儘自站在排椅間，默然瞅着窗外。除了挪動東西，和鞋底、木屐磨擦車板所發出的響聲，這裏沒有說笑的動靜。

用高麗綢手絹揩揩額汗，玉芳覺着進不得，貼在車門裏邊，一陣刺心的焦燥，連氣都透不出來——想推起一扇升降窗，可是連容胳膊的空子都沒有。瞅一眼吳占奎更加厭煩了，簡直頭有點發暈。若是身邊沒有累贅，玉芳憑着一口日語，前邊那幾掛軍用車廂，還不任着自己性子挑選着坐嗎？

車開後，玉芳稍微覺得鬆快了，并立刻平心靜氣地照顧着哥哥左右擺幌的身子，極力想用柔顏悅色的舉動，不使哥哥感到一點自己是給她累贅。

——走路那種架把，又不怕羞，又不響，真丟人，可是一想到這是自己的哥哥，她

的眼睛立刻就有些濕潤，喉管一抖，於是趕快低頭摸出高麗網巾，故意咳嗽一聲，順手搓搓那明朗而又憂鬱的眼睛。

「你不要亂幌。」一個朝鮮商人皺着眉命令。

發現這話是向哥哥說的，玉芳挺臂扶住吳占奎的峭瘦肩頭。

「你看那滿洲青年的眼睛。」日本藝妓用拐肘觸了觸另一個旅伴。

「是醉漢。」

「不，有肺病吧。」玉芳耳朵裏刺入這尖低微語。

然而吳占奎自己並沒有聽到這些，即使聽到這些也不懂。窗外，滿洲的山羣正把他引誘到幽遠的冥想裏。他看到被山尖阻擋住的半塊高空，是多麼憂悶，雖然是這樣高拔到雲霄，也是顯不出滿洲的特色，他覺得反而平淡，可以說都是些高堆的巨墓，因為在他記憶裏的那帶原始性的曠野縱生的林木，在這現實的週遭，都不存在了。那些成羣成片的樺木林子呢？那些傲岸雄立的赤柏松林子呢？光禿禿地，多麼

貧弱呀！在這裏只有幾千年來飽受風雨侵蝕的蒼老岩石的殘餘，還在露着赤裸裸的烟黑的面孔，那是滿洲憂鬱的標記。吳占奎默默望着，山羣漸漸不見了，猛然又出現在窗前，折斜過身子，山峯極迅速地閃過去，車廂激烈地震動了一下。

這時玉芳睜大了恐怖的眼睛望着，被踢開來的客車門，那兒蜂湧地擠進一羣高聲亂嚷着的日本陸軍，人羣裏立刻爆發了巨大的騷擾，有些譁然高叫了，這裏夾着女人特有的尖呼，接着小孩子激烈的啼哭，所有的人，完全站起來了。

「什麼事？」朝鮮漢子在玉芳鼻尖前跳起來。

「擠死小孩子了呀！你這個牯牛。」

「這裏有病人。」玉芳用日語高喊，并像母鷄展開翅膀似的伸開兩臂，護住吳占奎的身子。

人羣激烈地喧叫着，扭打成一團。在火車隆重的雷響中，飄泛起零碎的咆哮：

「我攔斷你的胳膊。」

「一定露西亞軍截擊了。」誰用日語說。

「打開玻璃窗跳下去，快。」

大量濃烟衝門狂舞着灌進來。

火車急劇地開始飛駛了。旅客東倒西歪的，彼此撞跌着撕扯着，車廂也激烈地震抖起來。

迷眩又在侵襲吳占奎了，於是他拚力抓住車窗上掛帽用的彎釘，大豆壠、高粱地像無數巨蛇似的朝後撲去，山也倒塌在車後似的，他覺得心臟輕輕飄到胸口了，吳占奎把眼睛深深埋在睫毛裏，他聽到身後霹靂般爆響着炸裂聲。

「火，火呀！」

「關上門，擠死了。」

「不能再進來了。」一片亂喊。

酸鼻辣眼的濃烟塞滿了空間，咳嗽聲在玉芳四遭爆響着，她望見護路警揮着

槍柄衝到門口，聳起公牛似的闊肩膀，用力抗着門扇，可是外面的日本陸軍們一股勁阻擋着門扇的關閉，且咬着牙朝門隙間插進腿來。

「打破玻璃窗，快，打破，用力——」

「跳呀！」

「你先跳出去。」

前面劈剝地燃燒聲，很清楚地聽到了。凝結的人羣，突然像爆炸的建築物般平空倒下去。

「別擠！別擠！」

「這裡有病人——媽呀！」玉芳的身子，抵制不住背上的壓力，腳跟起空了，吳占奎立時栽倒了，緊接着人羣又朝前邊伏壓過來。當一隻手掌撲抓玉芳肩頭的當兒，她扭頭咬了口，於是人羣以手被咬的漢子爲中心，重新朝後仰翻去。

「打窗跳呀！混蛋。」

「敲碎你的肉球，你會跳嗎？」

「火藥車要爆炸了，——你不要壓我。」

「誰說的，誰？」護路替用鷹的眼神注視着那聲音的來向。

「一定是露西亞探子。」

「抓住造謠的。」

「獨立黨。」

「蘋果踏爛了，你這蹄子，」玉芳在人們吵鬧的當兒，向眼前那個朝鮮漢子，用日語罵了句，喉管一陣癢，又大聲咳起來了。

玉芳小姐挾着吳占奎在人羣中塞住，日本兵士混雜在旅客間，朝月台上佈好的警探們打着招呼，彼此揚聲詢問。「火怎麼起的？」及「沒有受驚嗎？」之類的聲音，極清楚像在一片黑林子裏說話一樣，並且樹林子或許偶爾會有風濤動靜，可是這旅客羣却啞悄無聲，更顯得話音的嘹亮了。

玉芳把所有的東西都堆在脚下，她是沒有方法一邊搬走它，一邊使吳占奎不致於頹倒在人們腳踝間的，只好牢牢站在月台上，在挪動步子。焦燥引誘出來的憤怒，在玉芳的眼光裏閃了閃，接着變成尷尬似的神氣了。這是憤恨經壓制而歪曲了的感情。她尷尬的看着人羣從她身邊慢頓頓地移過去，在他們前邊是一列偵查員警，按個盤問，搜身，然後放過去。

一種沒醒酒以前的迷離不清的狀態，侵蝕着吳占奎全部的意識，連月台末尾嚴佈的護路警，他都沒有看到。一雙像累了整夜的賭鬼眼睛，潛伏着渴睡的暗影。他不知道自己的兩脚是落在那裏，同時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作什麼站着。等到他辨別出鼻子前，確立着一個嗅覺的眼神，挑剔自己的臉色時，他的感覺還是茫然地凝結着。他弄不清楚，是日本探警走到自己跟前，還是自己走到他底跟前。現在他發覺是站在一座洋樓的門口了，並且在判斷究竟是不是完結了這場噩夢的情景，或是還在繼續。漸漸吳占奎從迷茫深淵的極底，抽出身上所有的本能了。

展眼望望，儘是些高掛樓壁的廣告牌，『富士樓』『朝陽旅館』等的彩色漢字，格外觸目。掛『郵政局』壁牌的紅磚樓角下，有平型的三層樓建築——下面沙鋪的街口，一些朝鮮人自這邊走。站外，已停有多輛大板汽車，其間四輪的俄羅斯式蓬車，忽動忽止地，馬匹在互相聞嗅，低嘯。駕車夫的鞭哨，配合着噹噹的馬項鈴響成一串。

一切都給吳占奎某種新的刺激，血在他的腦子裏鳴叫。呵！這麼闊廣的視野，這視野帶來的煩憂，喧鬧的景色！

玉芳小姐這時和一個滿語學生繼續談着。

「是的，中村先生，指導官近來健康嗎？」

「他剛從間島回來，這次事件你沒有什麼感覺麼？」中村特務官說話的時候，用手摸着他的光光嘴巴。他的個子挺高，有着碩大頭顱，寬肩，不過兩腿很短，穿着帶馬刺的幫腿皮鞋，兩隻豬眼，閃爍着燐光。

「嚇死了，我以為將在車廂裏火葬呢！」玉芳小姐接着爽朗的笑了陣。之後，搖手招呼馬車了。

馬車伏是麻臉漢子的回教徒，身着哥薩克式繡花襯衫，高麗絨黑褲，一邊口裏響着命令馬匹的口嘯，一邊揚着粗壯的握韁手臂：「吳小姐，我老遠就認出是您了。」車貼近來，玉芳就攙着吳占奎先後扶篷上去了。中村特務官向馬車招了招手。於

是吳占奎聽見回教徒車伕打了個尖口哨，馬韁一抖，四輪車繞過消防隊的載水汽車了，那汽車在一瞥間，吳占奎很清楚的看見上面一小隊戴銅帽的消防隊員，正在壓着射水機。現在馬蹄得得地沿順沙舖的石道敲打了。兩邊是些疏散的柳樹叢，車站落在車尾後了。

「吳小姐，火車上沒有燒死日本兵嗎？」車伕並沒有掉過頭來小聲地說。

「不知道。火滅了嗎？」玉芳小姐眼睛瞅着車伕的寬背間。

「沒滅！」扭轉熊似的闊肩，車伕繼續向後望着：「你看黑烟都滿天了，直像大霧——我看是他們自己人幹的，說不定給誰栽贓。日本子真是——」

打了個尖哨，車子轉了彎。

一切多麼新鮮呀？吳占奎覺得春雷震醒冬蟄的雨蛙那樣欣悅。他重新見到午陽在路樹的枝葉上所閃的光輝了。遠方是眼睛望不見的天邊，地上是無止境的道路；還有情色不同的行人嘴臉。並且從馬車夫的鞭條掉舞的空間，吳占奎望見洋樓

上矗立着的數不清的烟囪了。有什麼東西閃了閃，順着這光找去，他又望見一個少女面孔現在銀輝的玻璃上。

這時玉芳只顧一手擎着鏡子，一手在自己腮頰上施搽杏黃色的美容香粉，按照日本式的化裝，她正想粉白自己的鼻樑，令丁地神經一抖，她發覺鏡子裏映出一雙眼睛，立刻她感覺到一陣震身的恐怖，心口就冬冬地跳起來。

吳占奎可還在凝神冥想；那裏面的影子不是陌生的，她在作什麼呀！——
『到家了，少財東。』車伙打着招呼。

吳占奎的眼睛動了動，意識從馳思的曠野縮回來，他發現蓬車上只有自己了。他又望見眼睛所熟悉的板障子，一點也沒有改變，不過僅僅露着終年給風吹雨淋所造成的曲裂痕跡。他猛然想到自己現在是回家來了。黑漆角門，方正的院子，貼窗下的醬缸，現在也許擠着酸菜——家可什麼也沒變。他腦子裏想。

和母親在房門口，面對面了。吳占奎望見她那挑着欣悅光輝的眼睛，有笑意的

淚珠滴下來了。

『小魁——』母親掀起衣襟，又朝裏間大聲說：『快出來看看，咱們的小魁——這樣瘦了——』

吳占奎聽見母親聲調顫抖着，彷彿琴弦般的尾音，他裂嘴笑了：『媽！哭啥！』

『娘！』母親幸福地嘆息着：『你看你瘦的——』

吳占奎邁進房門，望見了父親，吳大鵬。他這時蹲在套間，仔細而準確地在木柴上起落着短柄小斧。頭才剃不幾天，短短的一層髮芽，在瓜皮帽邊下閃着白輝。下額有一層還沒完全白的灰鬚，面頰瘦瘦的，眼光混沌。望見站在眼前的親生兒子，像在感情的海裏被投了塊石子，他覺得胸間有什麼動了動。之後，週身泛起了快樂的圈子，這在他是稀有的衝動。

『你還不快看看——瘦的。』吳大鵬聽到老婆在嗚咽地說。

『在大獄裏，你還會找出胖子來麼？』吳大鵬裂開綠紫嘴唇，直起微駝的鍋腰。

邊跟兒子走進屋去，邊說：「這小兔羔子，連聲爸爸也不喊。」

麻臉車伏瞅到獻慇懃的機會了。他把馬韁一丟，朝飄溢着興奮氣息的屋裏搬着毛毯，水菓繩網，提箱等物件。玉芳小姐從自己房間跑出來，接過去。

「老財東真福氣，得擺酒請客哩，不是福氣大，火藥車早就爆炸了，光車廂就燒了兩節。誰幹的，那能知道，有人說老毛子密探放的火。」車伏站在吳占奎旁邊說。

「抓到沒有？」吳大鵬顯然很注意，爲了幫助自己對日俄衝突上的估計，他不吝嗇地這樣追究。

「抓到兩個老高麗，耳朵都叫他們打出血了。」回教徒說：「馬車全叫光了，看熱鬧的人，海啦。若不是我看到少財東回來，管保拉個來回座。」

吳大鵬知道不能繼續探問下去了，車伏在話風裏已經賣人情，吳大鵬意想到若再問下去，就會失去他討額外價的推却。他打開帖包，抽出三毛滿幣。

「不用，照正理，我不該朝老財東伸手——」車伏抓下鴨嘴帽。

「那裏話，那裏話，拿着，你也不容易。」

「真不好意思，老財東嘻嘻——一個烟泡漲到三元了。」

「我不會少給你，——好了，好了。」在車伙手掌上又加了一毛。

「老財東，百年遇不到一遭，給個喜烟錢。」手還伸着，車伙看着吳大鵬的臉色說。

「好了，好了。」吳大鵬望望伸到眼前的手掌說。

「老財東——」車伙翹翹嘴巴。

「不少了！」又加了五分。吳大鵬並伸手替對方彎曲了手指，幫助他縮回去。

車伙沒有十分滿意的走出去了，屋裏立刻寂靜下來，母親也沒有按照平常習慣去望月影的斜度，就炊火作晚飯了。顯然是手忙腳亂的。她那枯索而機械的生活規律，完全給這少碰到的興奮所擾亂了。像木棒擾轉了的靜水一樣，不着實地在外間打旋。裏間也沒話聲傳出來，只有烏嘴的鼻吟，低低的使人聽着怪不舒服，可是吳

占奎却親隱地接受着牠的熱忱。從牠那高高捲着搖擺的尾巴上，吳占奎完全了解烏嘴對牠主人的重歸，是懷着怎樣的快樂。所以吳占奎就任順烏嘴的性子，讓牠用狼青色身毛磨擦着自己的腿。因之吳占奎的感情，被這熱忱的感情溫暖了。這時他發覺父親坐在炕沿上說什麼，於是使自己的眼睛離開了這蒙古種的狗。

「我問你，在什麼地方讓日本子捉去的——在大連嗎？那麼爲什麼？」

「呵！不爲什麼。」

「不爲什麼怎麼會坐了二年大獄？」吳大鵬那兩隻埋在皺摺肌肉裏的眼睛，並沒望吳占奎。

「他們也沒說爲什麼。」吳占奎彎腰用兩手撫摸着烏嘴的尖頰，於是牠的全身在他眼前不動了。一雙棧黃眼珠沒有什麼意思的望着牠久別了的主人，似乎又有爲享受主人對自己的溫存的氣息。

「你弄狗作什麼？聽着，我問你！」吳大鵬說：「你說，到底怎麼樣坐的獄？」

「街裏傳說很多呢！當時有人說你犯了死罪——」母親在外屋悄悄聽着，抽空插了句。

「我也說不上爲什麼。」吳占奎低着頭想：「父親是在問什麼呢？」

「問你話，你老是擺弄狗作什麼？」怒意的腔調開始波蕩了。

「你讓他歇歇，不會明天再問。」接着母親低低一聲嘆息。

全屋又暫時沉寂了。大豆稽在沙沙燃燒的聲音，都能極清楚的聽到。母親一面躲着灶門撲出來的火苗子，一面自己對自己說：「一回到家就看不順眼，也不想想孩子剛脫下手拷腳鐐——」掀起衣襟揩揩眼，繼續小聲嘟囔下去，甚至於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嘟囔什麼。

晚飯的時候，吳玉芳推開自己的房門出現了，看見爸爸的臉色不歡喜，就啞默悄悄的收拾炕上矮腳桌，又靜靜端上牛肉炒土豆絲，一碟野鷄爪，鹹胡蘿蔔，最後端來一盞子葱油餅。

『你連筷子也不拿，我的酒呢？』吳大鵬陰沉着臉。

欣喜的氣息早被吹散了。餐桌上，沒有誰敢作聲。吳占奎不時瞅瞅烏嘴，像恐怕牠會失掉似的。聽到輕輕的歎息，才發現坐在炕沿上的母親。

『媽不吃麼？』

『我歇一歇，你吃你的好了。』母親說。

吳大鵬每啜口酒，就停頓一下。睜眼窺着自己的兒子想些什麼。手指不離開下頰的山羊鬚，總是那麼摸捻着。眼睛露着隨時要說話的神氣。但又終於沉了臉，繼續吸吮般啜酒了。

窗外門環響了聲，接着這餘韻，就幾乎高叫般孕育着快活的呼聲。

『大喜呀！——沒有人在家麼？——怎麼連燈也不扭開。』

『他二孀兒進來坐。』母親說着扭開電燈，『還忘了呢！』

『怎麼連點響聲都沒有，他大哥不是回來了嗎？』朝屋裏邊走邊像春天母燕

子似的呢喃着：『我來賀喜呢？作什麼嬌鍋吃。』

『坐坐，上炕暖暖腳，怎麼沒抱雙喜來。』

『鬧眼睛呢！——柱子快給大哥行個禮。』一個四十年紀的婦人，在吳占奎眼前出現了，她一邊望着他一邊說：『你這樣瘦了，不認識你這傻二嬸兒子吧？快快講你在道上的見聞——噢——我的天，這烏嘴吓了我一跳，活像個日本特務，老是在人腿上轉圈。』

『這就是老王家二嬸兒。』母親在炕沿下朝吳占奎說，而且極力想喚起他的記憶：『你二叔開燒鍋的。』

『這是你的儂兄弟柱子。』老王家二嬸指指躲在自己身後的半大孩子說：『你看他，見人都不敢抬頭。他大爺真真福氣，姑娘，兒子，翅膀都硬實了——聽說火車着火，沒有傷一個人。』接着玉芳小姐有色地描述着她的遭遇了。

整個房間都飄起悅心的氣氛，吳大鵬的嘴脣沒有碰到酒鍾，就又放到桌上，讓

老王家二嬸兒朝炕裏坐。似乎小菜裏加了味之素似的，吳占奎對這娘兒們也感覺到極濃的興趣了。他有時應對着她的問詞，並給她解釋得很明白，雖然句子短短的，可是在吳占奎已經是儘量抒散他所覺到的感情了。可是一談到車上起火的事情，他就又茫然了。那像隔了悠久歲月的一片一片的記憶，模模糊糊。她又問吳占奎聽到關裏什麼消息沒有，同時告訴她琿春是埋在謠言中。她追述琿春以往的繁華了。問吳占奎還記得不？她斷定他若是到城裏溜躑一圈，他必然會吃驚，什麼都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正像鮮妍花卉被秋霜掩遮了一樣，這裏所有的全是假紙花，和臘造草。偶爾玉芳插一兩句反駁的話，老王家二嬸兒立刻會用：『她姐姐你不知道從前的琿春是多麼好呀！說句笑話那時你還是在人家懷抱撒尿的孩子呢！』一類的話，來抵擋玉芳投來的辨駁。吳占奎的注意力鬆散了。他發覺老王家二嬸兒身後有什麼東西。

『媽！我怕！——』柱子在低叫，一手扯住老王家二嬸的衣襟。

『悄默聲的，你再響，我就斫下你的腦袋來。』老王家二嬸兒的手掌在柱子眼前閃了閃。

『誰！柱子也來了嗎？』吳大鵬說。他正喝最後的一滴酒，手在捻着額鬚，在深深地思索老王家二嬸兒的某一句話。一面撕一塊小餅遞給柱子。

『他剛吃過，不要給他糟塌了。』老王家二嬸兒說。

『小孩子轉眼就餓了，整天蹦蹦的。』

於是吳大鵬又思索起來。他活了大半輩子，從來沒拿女人見識當塊事兒。可是現在他覺着王家二嬸兒的話頭有點道理。現在她正說的，他可沒留神去聽。他覺得現在的彈春，真有些變了，他常對人說：『人家日本子調理的像個北京一樣。』雖然北京他沒有到過。可是老王家二嬸所說的，也不錯，但終究是好估的多。譬如，街道是廣闊了，並且晚上小火車的尖汽笛，可以傳遍全城，他沒有感到十分惹他反感的地方，相反，日本子作事用敏捷代替中國官廳的敷衍。雖是自己兒子被關到囚犯堆裏

住了二年，但在他以爲那完全與占奎自己不走正道，怨誰！——吳大鵬挾了口醬瓜夾在油餅裏。這時望見吳占奎輕輕放下筷子了，像把鷄蛋放在玻璃瓶中那樣輕微。

「這孩子怎樣有點傻理，傻氣的，也不作聲。」吳大鵬腦子裏想，還瞅着吳占奎歪過去的臉。吃完飯，吳大鵬猛地抬起眼睛：「寫好戶口報告單沒有？快寫！吃飯怎麼不忘？來了查夜的人又該鷄狗不安的，陸甲長恐怕要睡了。」

「我不會送到區公署去！」玉芳小姐帶煞門，把自己關到佈置樸雅的房间裏了。

一切停當，就把預備妥的咖啡色秋大衣，穿上了。她仔細望着壁鏡裏的自己，於是從心底發出一層嬌美的自負，同時眼睛又挑着傲岸的光，偏左偏右週而再地望了兩遍。她稱心這新京裁縫的手藝了。可是她在爸爸跟前沒露一點口風。她知道這貨色會帶來惡語的。她在屋裏，儘自回顧着。她看到鏡裏的自己，默默地裂嘴啞笑了。令丁地她給她打了個東京流行的飛吻，悄悄走到門邊。

『我也回去睡了，怕雙喜醒了又要哭。』玉芳小姐望見老王家二嬸兒拉起柱子的手。

『他大叔不在家麼？』吳大鵬說。

『在家，他那有耐心煩哄孩子？和你的脾氣一樣燥。』老王家二嬸兒走到外屋的時候，柱子又在說『怕——眼睛——』她輕輕推了下孩子：『再說怕，我搥死你——頭前走。』後一句是大聲說的。

『他二嬸兒小心走呀！我這給你姪子鋪被也不送了。』玉芳聽出是母親在西間的聲音。

『不送，還用送——這天道又要下雨，你們的醬缸好搬進去了。』聽動靜，老王家二嬸兒走出院外了。

玉芳趁着爸爸轉身挪轉向坑裏的時候，拔腳越過東間，跑到外屋。在近門的竈台上，有隻豆油碗燈閃着一片憂鬱的光，角落影影障障地，顯得豆大燈火，格外孤寂。

玉芳小姐悄悄摸到門邊。

「小芳嗎？黑燈瞎火地你又到那去？」吳大鵬在門扇吱地一聲響時高聲問。

「爸爸不是說報戶口嗎！我到區公署呀！」

聽不到吳大鵬回響的頃間，玉芳貼門立了一會兒，就偷偷溜出房門。外邊有人影從黑黯的夜色中移近。

「誰？」

「大姑娘麼？你大哥睡了沒有？」

「爸爸，王大叔來了。」

「快進屋，老六。」

玉芳望見王老燒的舊棉罩袍，在油燈光前閃過去。於是慢慢走了出來，她聽出爸爸的半高聲音是含有稀有的高興，出了角門，在夜的胡同上，她還能夠清楚地聽到屋裏飄出來的：「今天買了——兩批好豆子——」爸爸的話聲。

玉芳的高跟鞋敲打在沙石道的響聲，洩流着滿身的愉快，腦子裏幻想着指導官見着她之後的笑容，兩手插入咖啡色新大衣兜裏，任憑秋風吹散着自己的頭髮，兩眼雖是望着地下，可是並沒有看到路燈在石道上劃描出的自己的身影，是在怎樣的移動、伸縮、濃淡。剛到胡同口，後邊傳來了喊聲。

『去到道遙樓叫一盞燈來，不知道你爹又有什麼高興了。』母親扶着胡同說。
玉芳沒有看清她的臉，也沒有問問幾份烟泡，就那樣哽了聲，接着拐進大街口了。

三

西屋一間貯積麻袋用的房間，響着吳占奎的濃鼾。他的頭朝着壁窗，眉眼給被子掩蓋了，僅露着染了層灰影的前額。炕沿上，有凝結成圓塊的白燭油，可是沒燃盡的兩指長短的洋燭，却站在壁窗台上，顯然吳占奎夜裏會起身作過什麼，也許長久的患着失眠。並且褥子也挪了原有的位子，貼牆閃出一塊不等邊的三角炕蓆。

現在吳占奎在兇險的夢境裏，聽見有一種聲音隱約地擾繞着。他於是醒了。

『滾，你給我滾。』吳大鵬一腿門裏，一腿門外，抓着另一人的胳膊，半推半拖地用着力氣。被扯拉的人，一臉灰色，爲了使吳占奎極容易認清他的面目，就蜷起一腿跪在炕下，下巴幾乎挨近吳占奎的鼻子。

『真不要臉！……你又來，又來……』聲音像是母親站在門外發出的。

吳占奎還沒有完全清醒，睜着兩隻失光的眼睛，却不作一點響聲。

『請安——給少爺請安——賞個烟泡錢——』那身子遮在炕下的人，一面掙着被吳大鵬握的臂膀說。

吳占奎還沒有來得及動嘴，那漢子的半面身影就被吳大鵬的身子擋住了。在吳占奎眼睛裏一閃的，只有那身破碎布片像秋風裏的凋零樹葉似的飄動着的袍子。接着烏嘴驕狂的吠叫，院子裏咒罵和驅斥的詞句，低下去了。

『作什麼的呢？』母親進來時，吳占奎問。

『你不認識麼？李漢臣那沒皮沒臉的東西。』母親開始敘述吳占奎離家後，李漢臣的生活墮落的過程。她肯定那傢伙之所以披麻袋，完全是由於大烟癮的作用，並且連自己的老婆都賣給朝鮮人了。

『我到豆子市去了，你還說什麼？』吳大鵬在院子裏喊。

『知道了。』母親朝窗口送着聲音。

「鷓鴣子要下來了，豆子粒滿地都是，」這聲音一出角門，就聽不見了。

偏過臉來，母親繼續講李漢臣那傢伙。她說，第一次來，她是怎樣規勸他，而那傢伙當面是沒有一點遲疑的接受了規勸，於是她給那傢伙五元「滿」幣，爲了幫助他跑到屯城過戒烟的日子：「你想，他娘屎的。」母親罵着：「臨走他就偷去你爹那件狐狸腿的皮馬褂子，你知道，你爹做了牠，都沒有捨得穿。就是宣統回關外作皇帝那年，開什麼會，沾了沾身兒，他娘屎的——叫人心痛不心痛？」她結束的時候說：「你知道，金三的烟癮也不小了，一天得一兩土，還不知道，那輩子欠了雅亭的孽債，償不清，還不完。——可是你歇兩天，還得去看看你五大爺，他常常打聽你——你還要睡麼？」

吳占奎沒有響，整個意識都給李漢臣的影子佔據了。母親起初說的那些話，吳占奎的聽覺還能夠有傳達力，傳達到腦子裏，可是不久一切本能，都被自己腦子的以往記憶所溶化了，所驅逐了。吳占奎記憶裏出現的李漢臣，完全是個朝氣勃勃的

小學教員，他還清清楚楚的記憶着李漢臣那雙傲光閃閃的眼睛。吳占奎因爲某種事情被訓斥時，自己是常常見到的。

「想什麼呀？你還睡不睡？不睡，我好收拾飯，我們可是都吃了，你看日頭快歪了。」

吳占奎的耳朵抓到母親後尾所說的幾個字音，想想，母親一定是在催着自己起身，於是不說一句話，就爬起來了。接着又聽到母親離開這屋，留下的低低嘆息。

早餐還有油餅，這是母親特地給兒子留下來的。因爲餅頁受了多量的蒸氣，有點發黏。母親並告訴吳占奎：「鍋裏整天糊鍋貼，吃得起白麵的人家比沙裏的金粒還少，只有官廳沒改譜兒。」可是她預備晌午還給他包頓餃子吃。她雖然明明知道自己那個糟老頭子吳大鵬會給幾句話聽，但她是會用「五月節買的一袋麵，吃現今兒個，還得要怎樣省？」的話來遮擋。這話，母親早早就預備好了。

「吃完飯，不要到街上去吧！碰到喝醉的日本子，又是個岔兒。」母親兩眼望着

吳占奎說：『你不知道說話都不能不顧地方，特務比蒼蠅還多，這幾天聽說又要和老毛子打——』

『娘，李漢臣就是當教員的那個嗎？』

『不是他是誰，你怎麼又想起他來呢？別想吧！——你可千萬別往零賣所裏跑。』

金三天天和雅亭混，秤錘不離秤杆，人家誰不笑話。』

吳占奎望見烏嘴第三次搖着捲尾進來了，裂嘴朝自己善意地睜着兩眼。吳占奎覺得昨晚某種情緒已經離開自己遠遠的了。牠沒有煽惑起主人的感情；並且吳占奎也似乎沒有得到牠對自己的親暱。他出門的時候，沒有望牠，也沒有吓嚇牠，因為吳占奎像完全沒有見到烏嘴跟隨着自己似的，雖然牠還用腳爪來嬉弄過他的腳踝。

『你到那去？』母親在院上提着掃帚問。

『陸洪達還住在前街嗎？』

『那小夥子，兩年沒見了，聽說搬到屯坡去種地，爲什麼要到那條街去？』聽不到兒子的動靜，於是又低低嘆息了。

李漢臣的影子，抗拒着吳占奎另外的想頭，在拚命擾鬧着他的腦子。他不知道自己的兩腳，已經走過門前的橋；而且那橋已改造成三合土的新型式了。就那麼低着頭，蹣跚地走到胡同口。發覺身後有喊聲的時候，才停下來，並且也發現自己是快走到大街上了。

『怎麼這樣叫都聽不見？』母親追來說：『你別往西大廟那邊跑，知道嗎？那裏都是老高麗，日本子鬧事的地方。』

『啊！』

吳占奎少微躊躇一下，順脚向西街走去。老遠有一座日本式酒樓似的木築高廈，映入他的眼睛裏。他這時開始注意到，他的週圍都變成陌生的了，只有街道邊的地板，是熟習的；還有王家小舖的古老的茅草房子，他是連顏色都認識的。走過時，他

想朝裏瞥一眼，可是門外的招牌已引他注意了：『大東探木公司作啥的？』他想。路過木築高廈，因為有一個少女，站在門口，吳占奎就失去朝門裏探視的興趣；同時躲開一輛駕着兩匹俄羅斯種馬的四輪車，讓牠從身旁馳閃過去。

『嚇嚇，你是啥辰光到琿春的？』迎面的人問。

『噢，金立吾麼？』吳占奎不知道對這身穿日本和服的青年，怎樣說話了。這時，對方的眼睛，穿過他的肩膀，似乎是朝吳占奎身後的人，打招呼。他轉臉的工夫，被認作金立吾的青年已經從身旁走去，並且和一個戴寬邊眼鏡的漢子握手了。

『不是他麼？』——吳占奎想。——『可是很像呢，也許那漢子也是從什麼地方新到這兒的。』吳占奎感到認錯人所應有的窘赧，低下頭，不看兩邊行人，又開始遲遲疑疑地走動起來。那步調像是他隨時可以轉回身子，朝原路走回去似的。

『占奎，你向那走？』金立吾追上來，握住吳占奎的胳膊：『你不會走大步麼？——到我家去坐坐。』

吳占奎嘴脣動了動，不知道推却，還是順從，可是就那麼跟在金立吾身後走起來。他像跟隨不上前者的脚步，又似乎前者有意讓他離開遠一點似的。立刻吳占奎覺到，他是不該不在前會子謝絕的；雖然他的父親是被自己稱作五大爺，可是想到前者是東京留學生，對自己的傲性又湧上一種不適合的惡感。但他是一直進入寬大而有朝天楊樹的院落中心了。吳占奎現在才撇棄了那種不愉快的感情，望見上屋的歪斜東牆，被粗椽子支撐着。

『房子柱脚要修了。』金立吾似乎窺出觀望者的心思，解釋着：『這是我結婚的那年，修了修西間，東間沒敢動，慢慢的東牆才朝外斜了。因為那年東方有太歲星，所以沒敢輕意動土。』

『這顆白楊，就是從陸洪達家裏要的栽子嗎？』

『是的，你還記得呀——進屋。』

『這樹——那樣大了。』

金立吾領着這位幼時代的好友，進謁父親的當兒，先囑咐吳占奎，爲了顧忌父親的健康，得少說話。吳占奎點頭小聲答應着，身子穿過了房門。

金會長被半身麻痺症纏磨了五六年，除了臉上和別的老人一樣沒有血色外，吳占奎覺得病者的腮頰肌肉，完全沒有了，光剩了一層皺皮。金會長躺在繡花的墊褥上，衣服還是閃着華麗的光，不過顏色油灰了。起初，金會長閃着對來客有點疑惑的眼色。接着金立吾介紹了。意外的，金會長擲掉手握的三國演義，似乎爲了要坐起身來，掙扎着身子。這艱窘的動作，立刻給金立吾阻止了。同時吳占奎也發覺這動作對自己的輩份是不妥當的，可是沒有說什麼。接着，零碎的詢問開始用顫抖的嗓音，穿進吳占奎的耳朵裏。吳占奎並不逐一解答，只在對方問到中日戰爭的問題上，發揮了些意見。金會長並沒有閃露厭煩或疲乏的臉色，相反地，他繼續追問着；甚至於吳占奎二年的囚犯生活怎樣熬過的都要知道。有時金立吾替他的很少說話的友人，向自己父親解釋着；然而金會長並不滿足，他忽然用很少有的興奮語氣，講述自

己的家庭生活變遷了，很明顯地，他不認爲吳占奎是晚一輩的人；那口吻完全和有年紀那一流人談天一樣，這在吳占奎是高興的。

「……就這樣結婚了，」金會長也似乎怪機靈，見到兒媳給來客沏茶，於是轉了口風：「就這樣也抽上大烟了。我們爺倆兩隻煙槍，你想想——」

「你看到了吧，那就是她，」金立吾站在炕沿邊朝老婆站的方向撮撮嘴。

金立吾老婆有着年輕女人所有的一個健康色的紅嘴唇，可是眼睛似乎不敢朝來客看，還露着少婦臉中所常見的羞怯。不同的只有蹀蹀躞躞的步法，不用看，吳占奎就知道那兩腿底下定是穿着小紅繡鞋的。她把茶端到客人眼前，垂着眼皮走開了，並輕輕放下門布簾。

「……粳米吧！政府又統制。」吳占奎不知道五大爺是怎樣牽扯到這上來：「打了一百多石粳米，你想想，政府當時就硬逼着收買了九十石。我本來打算八月節賣出去——眼前暹春的粳米漲到二百多元了，你想想，不生氣？」

「老會長和誰談天，談得這樣起勁兒。」門簾掀開，走進來的是吳占奎從小認識的劉尖嘴子。

「我們碰頭老六的兒子，你看幾年就長的這樣高了，我們這輩人還有不老的！」

「我在日本領事館當差的時候，他還滿街撒尿呢——背着個小書包。」

吳占奎並不看劉尖嘴子一眼，就趁機退出來。走進對面屋，金立吾的老婆立即抱着不滿週歲的孩子，下了炕。

「抱過來。」金立吾又轉向吳占奎說：「這是我的孩子，名叫和尚——和尚！叫叔叔，哈——又哭了，見了生人，就哭，媽媽的，把你擲到井裏去——」

「和尚他娘，——」金會長在東間喊：「把燈點着。」

於是金立吾老婆，像早晨出籠的母雞似的，把孩子遞給自己男人，一面高聲應着出去了。

「我的那盞燈，也拿過來。」金立吾命令般說。

吳占奎把整個腦力，又投到追溯以往記憶的深淵，那儲蓄着無窮事蹟的深淵，感到對這不相信又擺在眼前的小生命，有些零碎的感觸：——媽的，人家都有孩子了。

「嫂子是從山東接來的麼？」他禁不住問。

「就是你到北平那年接來的，我去年春從東京回來，就有這小東西了。」

吳占奎窺出金立吾那雙眼睛挑着欣然的滿足的光輝。並且他現在才注意到對方下巴刮得青青的，從他臉上一絲憂鬱都找不出來。雖然煙氣很濃，精神倒十足。

「在這兒吃晌午飯吧！」

「不。」

「爲什麼！還有事麼？」

吳占奎順口噙了聲，門簾縫裏有隻端銅盆的手伸進來了。隨着金立吾老婆現

身走進來，金立吾立刻遞過孩子去，放身躺到炕褥上。

「來一口。」

「不。」

「我這桿是萬年蒿的呢！」金立吾用手敲了敲自己所愛惜的煙槍：「住兩個月，你就學會了，不怕你骨頭硬。」

「爲什麼？」

「苦惱。」

「你也苦惱嗎？」

「我是過來的人了，孩子都有了。」

於是吳占奎望見金立吾眼睛裏閃出金燐似的光了，那是煙燈反射的作用。這一刻工夫，金立吾沉默而聚精匯神地注意着煙泡的成色，邊用熟練的手法捻轉着。而吳占奎却記不起他的一時前的面目了。這時對方的寬額似乎閃出了另一種陰

鬱的影子，那對吳占奎完全是陌生的。直到金立吾說話的聲音和煙霧從嘴唇間一齊吐出來的時候，才把吳占奎的注意力移到聽覺上。金立吾在感嘆似的說着自己結婚後的心理變態。現在他決定把自己的一部份青春，賭在未來的事業上了，他悔恨過去沒有遠見能想到這一點，而新生的孩子，才提醒了他。

「我知道什麼是家庭了，並且家庭的基礎，也需要我來穩固。老頭子可從來不這樣想。我曾經提過好幾回，把東窪子的地押出去，開買賣。合興公司的股子，也抽出來湊上。占奎，彈春有份好生意，管保發財，那就是酒館，當然說的是啤酒，你沒注意，開來的日本軍隊是多麼能喝。聽說王老燒今年得賺這個數。」金立吾一手挑着第三個烟泡，一手展開五個指頭幌了幌：「可是我們要弄得比他們出色，第一樣少不了的，是日本釀造手，再就是缺不了的味之素——女招待……」

吳占奎並沒感覺到興趣，他覺得該走了；但給金立吾頓然坐起來的神氣吸住了。那樣子似乎有機密的話，必須自己挨近才能有權力聽到，可是吳占奎並不那樣

依從，雖然腦裏是明明白白的。

「占奎。」金立吾噴出口煙說：「怎麼樣？我們來合夥開製酒廠。我告訴你，想找事作的念頭，趁早打消。你看劉尖嘴子多神氣，他是和三浦打夥幹豆子行起家的：

你怎樣要走嗎？」

「噯。」吳占奎直起身子來。

「一塊兒走，我也要出去。」金立吾轉臉朝老婆望了望：「端到那兒，道理都不懂。」

吳占奎沒有注意到，眼前有盤橘子出現了。金立吾塞給他一把，他接到手又放在炕上，眼睛在壁牆那幅回鑾詔書的掛軸上，凝視着，可是那究竟是什麼，他都沒看見，更可說連想都沒想。

「你有什麼心事麼？」金立吾說：「不要看它，我和你說正經話，你不幹，能想法替我取幾百塊現錢嗎？——我是等錢用。」

「我今天看見李漢臣了。李漢臣你知道嗎？」

「別提他吧，自己打自己耳光，當初我們勸他，還有陸洪達也在場，希望他和父親的關係，還湊合着維持下去，他不聽……怎麼的，你不高興叫我說話麼？」

「我要病。」吳占奎用只能自己聽到的聲音說。李漢臣的事情他完全忘光了，不知金立吾在說些什麼。幾次想問雅亭那女人，然而要說時，這影子又溜走了。現在他還追索——腦筋真糟糕！倒底我想說什麼？而金立吾對他出神的眼色，他一點也沒發覺，就那樣走了，連「再見」都沒說；或許他完全沒想到身子是在什麼場合。

「你不好大步走麼？有特務密查跟你。」在門口，吳占奎聽到這聲音。

「什麼？」他問。

「就是我在街上碰到你的辰光，不是你背後有個戴眼鏡的麼？他就是特務密查……好了，再見。」

吳占奎邊走邊儘自想着——究竟自己有什麼值得追蹤的，他沒有智力來解

答，然而又不肯不深一層追究，於是疑團越來越凝結了，混亂了……接着他又失去了這思索綫。記憶力像迷失在深茂草叢裏的青蛙似的，始終爬不到對象邊——池塘隨之也就失去了主宰力，於是他的臉色又有蒼白的影子閃露了。腦子似乎蒸發起雲霧，而且這雲霧繚繞成一團。他感到過份勞動後所有的那種疲乏，並且身子越來越沉重了。他極想隨便地倒下來睡一會兒。他知道自己這時用手扶着什麼停頓下來了；也知道用手扶着那東西，是爲了支持自己的身子不致於跌倒下去。不久之後，吳占奎扶着牆壁抹轉身子了。他在想——我要到那裏去，回去睡一會兒再說。他摸索到門環，用力敲了敲；因爲推門的力量，他似乎也失掉了。

「誰呀！」

「我。」

「他叔叔，你忘了什麼嗎？」

現在吳占奎完全清醒了，在金立吾老婆問自己『要進屋去不』的時候，吳占

奎搖了搖頭，並且望見了金立吾老婆在門空現出來的兩隻吃驚的大眼睛。吳占奎迅速的轉回身，超乎平常那樣第三次在這條胡同上伸動脚步了，可是週遭的景况，還是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發覺附近找不出一絲是自己幼年時期所熟習的。他認為左手該是一條矮矮的土牆；但現在眼前的却是一片高砌紅磚的樓壁，上空還有拔過牆的一小節朝天楊；另外半道矮牆的位置，則變成純日本式的炭木黑板障子了。貼胡同口的右手，是新修造的兩層西式洋樓；原先，那是磨坊主兒住的朝陽草屋；並且門口經常拴着一匹老毛驢子，這是吳占奎最熟習的。即便有時沒有毛驢子，糞堆可總存留在這條道旁的。他這時聽到碾米機嘟嘟響了，順聲望去，兩層樓角，有青煙一朵朵冒着。吳占奎懷着一種又感喟又新奇的心情，走到後街口。這裏對他更加陌生，在麇集的朝鮮住屋左近，找不到一小塊空場，更那裏有墳墓間的綿羊羣呢！直越過去，終於吳占奎望見那條闊別了很久歲月的紅旗河了，僅僅它本身是沒有變化，像爲着觀望人間而倔強的存在着似的。這時吳占奎的胸襟，蕩漾起少有的親切感。

他用第一次疑視烏嘴的眼色，讓河身在自己視覺裏多溫暖一會兒。

然後，又疑疑思思地順着河沿走下去。一時前的迷漓混沌的神情，完全失去了；以至吳占奎忘記了他曾有過那種感覺。

『到河南沿去作啥？你不回家嗎！』吳玉芳在橋的另一頭喊。

吳占奎擡起低了許久而不覺乏的腦袋，朝河北沿裂嘴笑了笑，因為他沒聽清楚她在說什麼，同時在想——那天空是多麼高大遼闊呀！

玉芳碰到吳占奎的時候，是剛從國防婦女會出來，因為她沒有碰到松本指揮官。現在她預備到學校去了。

她的全身打扮得像逢到節日或赴喜宴去似的，穿着剪裁時型的新大衣，下身是超等高麗綢作的輕飄的裙子。那肉色的人造絲襪，顯着兩隻小腿肚非常結實。還有大連皮的高跟鞋，那上有閃着光的鍍銀鈕扣。她迅速地鈕着兩股，健美的步子敲打着商店前的水門汀，響得響着。寬闊的砂石街路，半明半暗，陽光把高聳的建築物的線影，描畫到街心。吳玉芳能夠極清楚的望見。陽光下走着的農校學生，他們都羣結夥的議論着什麼，男生一律穿着協和服，女生則是一色頸後飄着大方領的黑紗衣裙，這是最流行的東京式的無袖的裝束。兩隻胳膊，隱在襯衣的白的短袖裏。玉

芳小姐沒有和她們打招呼，一直拐進鋪滿陽光的寬胡同，迎頭是一個二等日本兵，他那肥胖的身軀，貼着牆，背着臉，站在那兒。另一個有滿腮黑鬚的，等着他的伙伴，一邊解開衣扣，暢開懷，一邊說什麼。玉芳小姐輕輕從他的背後走過去。在學校門口，她又遇見一個矮身巴骨的日本兵走出來，她很快地預料到學校是駐紮軍隊了，可是街上明明有些學生出來嗎？她想：——也許搬了校舍。然而她沒有退回來，仍舊朝池月美子主事*的寢室走去，繞過一連七間的空虛教室。

「日安，池月樣。」玉芳兩掌貼着膝蓋，深深彎了下腰。

「噢！吳樣，新京回來多久了？」池月主事在蓆上雙腿盪臀，像蝦似的躬躬身子。她們之間，開始有禮貌的酬對了。在玉芳小姐脫掉鞋，邁上細緻的台灣蓆上之後，又訴說了一遍火車上發生的火災了。爲了把自己的不平凡遭遇表示得更有趣一點，她有聲有色渲染着當時這樣的混亂，並誇大了那危險性，池月偶爾緊張着臉

* 學校除校長由「滿」人擔任外，設主事一人，由日人任之，握有全校主權。

靜聽，偶爾止不住嘻笑起來，不久就又靜聽了。

這時屋外傳來淆雜的吵鬧聲，混合着稍遠的馬匹的嘶鳴；尤其是馬蹄刨蹴着石質東西的聲音，特別響亮。誰高聲咒叫着：『你這蠢漁夫……我的餵馬豆，都給我炒焦了。醉鬼。』

『還有馬隊嗎？池月樣。』玉芳尖着耳朵，眼睛並不望池月主事，那馬匹的低嘶，像從辦公室後的體育場那兒發出來的。

『教室東邊的空場，也變成馬廐了。這是中村騎兵隊。』

『主事，你拿你的眼光估計，日露真有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嗎？』

『爲什麼沒有？』偶然池月主事說了句『滿』語，然後又用日語說：『而且最近就有可能，大日本帝國需要敲敲露西亞的高鼻樑了。我們不要談這些吧！』

池月主事站起來，把七月號的婦女俱樂部順手放入窗邊的書櫥裏：『我們到城外運動場去，學生都集合在那裏。』

「又歡迎過境的「皇軍」嗎？」玉芳望着池月主事的兩腳。那光潤閃眼的絲襪，連腳趾輪廓都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了。

「說不定，郎校長也在那裏。」

「主事，你的絲襪是在這裏買的麼？」

「不是，從大阪郵來的，朋友郵給我的。」

於是兩人一前一後，下了台階，這才穿鞋走出來。院落裏幾個年輕的日本馬夫，在挑餵馬的草料。從第三教室窗口突然飛來一個有力的啤酒瓶，顯然是醉鬼們和馬夫的胡調，啤酒瓶跌在池月主事的腳後，爆裂開了。

「對不起。」窗戶裏爆發的哄笑夾着這句話，落在池月主事的身後了。

「他們看見你這滿洲姑娘很高興，不是嗎？」

「不要賣弄舌片子，這些兵士一定才入伍。」

「不知道，可是松本指導官，找你兩趟了，你們遇見過了嗎？」

「沒有，派僕人來的嗎？」

「當然是「親自出馬。」」池月主事的眼睛深深地向玉芳小姐瞥了下。

「別的不好，「滿」語你可學的進步了。」

於是她倆靜默着了，誰也不在說話，儘自肩靠肩走着，像是彼此各自懷着某種心事似的。玉芳小姐嗅到城外飄送來的七月的草香了。路側一畝高粱叢，欣欣地舒展開闊長的葉子。鋪沙的馬車路，沿順着兩邊的穀地和豆子壟溝，直伸入遠方的曠場，一種少有的興緻，在玉芳小姐的臉上，泛出喜氣揚溢的光輝。像驕陽下抖着羽毛的百靈鳥似的，她揮動着一臂，撕摸着路柳的枝條，這時忘了自己，也似乎忘了身邊的池月主事。突然她望見朝自己走來的父親了。她不知道吳大鵬是在尋找她，還是有另外的事，而經過這條路的。她迎過去，等着父親朝自己吩咐。

「你到那去，穿了誰的衣裳？」吳大鵬問。

「借的。參加……」

吳大鵬沒聽清楚下面的話，已經走過她們的身邊了。他本預備呷斥她幾句：「爲什麼自己衣裳不穿，借人家的呢？」然而他顧忌到自己女兒的身份，他不想在她的同事跟前，給她羞辱。

貼着城牆邊，吳大鵬走到豆子市。

這裏除了兩輛牛車外，沒有什麼貨色；連他日常所碰到的幾個同是買戶的敵手，一個都沒有露面。朝鮮農夫的裹頭巾，在他眼前出現了，那漢子正提着一筒水，走到牛車前，用嘴打着命令牛喝水的口哨。

「從那拉來的？」吳大鵬用高麗話問。

「W鎮。」朝鮮農夫蹲着說。

「就這一車嗎？」用探筒敲敲藤袋之後，吳大鵬蹲下來。

「很多，有五六十石……都逃難呀！還有玉蜀黍。」朝鮮農夫輕輕摸着黃牛的耳朵。

背後，有大輪牛車趕來了，車軸老遠就吱吱響。吳大鵬回臉望着，大輪車上裝滿鍋、木櫥、高麗櫃子、淘米盆、吃糧麻袋等等零亂傢伙。坐在上面的朝鮮女人，花毯蒙着上半身，看不出包掩在裏面的臉色。合興油坊的外櫃老董，一個紅眼圈，小鼻子的小伙子，從車後跑過來。

「吳財東，W鎮進來一大批豆子，大公、鴻記都迎到二顆柳去了。」

「他們買妥了嗎？」吳大鵬迅速的站起來。

「沒買妥，正遞價呢！」

吳大鵬跟着老董，越過空曠週遭極其喧嚷的飯館，左近是寬闊無涯的山坡了。老遠就望見車隊的連串隱約的影子，塵土飛揚有丈把高，霧沉沉的罩在上面。

「一定讓鴻記收去了。」

「他們都是逃難的，聽說W鎮住了五六百國境監視隊，都是些老毛子和高麗棒子，喝醉酒就鬧的男女不安——」

「大公家是讓尖嘴子來的嗎？——那麼買不成也抬高價錢了。」吳大鵬朝遠處望着，肯定地說。

斜岔公路上，橫飛過兩匹馬，一個胖得蔴袋似的日本軍官躬身在馬背上，一聳一聳地消溶在塵土裏了。

尖嘴子已從領車前，掀起前衫襟走過來。

「吳財東！這批豆子拿起價來了。」

「你們給到什麼價了？」

「起初鴻記給四十九，後來三弄兩弄加成零這個數了。」尖嘴子伸手在吳大鵬袖筒裏作着暗碼。

「成交了沒有？抬得太高了。」望着尖嘴子抓起瓜皮帽，那熱氣就從他髮間不止的飄騰。吳大鵬想：——力氣可賣的不小——尖嘴子想要揩汗了，把手帕裏包的大豆樣抖落在左掌上，然後又遞給吳大鵬。

『你先看看成色。』

吳大鵬抓一把送到眼前，成色滿好，又極勻淨。『倒可以，不過價太高了。』

『吳財東，咱們這樣辦。』尖嘴子擦擦臉說：『商量着遞價，反正這批東西非從鴻記洋行手裏奪回來不可。』

吳大鵬點點頭，沒說什麼。牛車隊已來到眼前了。領車旁，披花毯子的朝鮮女人，赤腳頂着一口鍋走來，吳大鵬斜身讓她閃過去。她背後一個長臉車夫，揚着牛鞭，在趕牛車。吳大鵬轉身和他並肩走着問：『豆子什麼價肯出手？』

『到豆子市再講，我也摸不着行市。』

吳大鵬挪到車尾，在從稻草空間露出的蔴袋肚上，插入探筒。車夫立即轉回身高喊着：『蔴袋都給你們的探筒戳碎了，不要再探了。』

『不要緊，夥計。』

『不可以，不可以。』車夫撒開牛韁讓牛車自管走去。

「看一看，怕什麼！」吳大鵬還在朝裏探。

「你要試試我的力氣嗎？」

「老崔蓋，你發什麼脾氣，你的牛要跑到壟溝裏打滾了。」尖嘴子跟住車輪子，用熟練的高麗話說。

「打漁還怕大魚攆壞網麼？」吳大鵬抽出探筒。一擎手探筒吐出豆子，積滿了一手掌。吳大鵬再用空探筒扒弄了一下，找不出碎粒或砂礫，後來又塞到口裏兩粒，咬了咬，挺結實。

「老董拿紙包包。」

吳大鵬站住，讓領車駛過去，接連的是牛車，那是匹肚皮有花紋的母牛。吳大鵬繞到車尾向前望望，隔了藤袋梁的另一面，泛出一個紅鼻子的臉，眼睛正朝自己盯着。於是吳大鵬裝作漠不關心的樣子，袖了探筒，小步走着。

「吳財東來晚一步。」鴻記洋行的外掌櫃李駿發從他身後趕過來。他光着頭，

圓臉，凸肚，一隻金邊門牙，從他那裂着的嘴唇間露出來。

「妥了嗎？」吳大鵬的兩眼並不望李駿發，在那花牛車尾又插入探筒，手就離開了豆袋。

「八成妥——聽說少財東回來了，老大哥得殺喜豬呢！」

「在大獄裏，得病了，疑疑魘魘的，你不，我早叫他看看你了。」

「不是因爲日俄情勢緊張，救出他來，再抽他當兵嗎？」李駿發低聲問。

「誰知道，我也懶得問他。」吳大鵬默默抽出了探筒。

現在吳大鵬像看完牲口的屠戶在估計出肉分量似的，啞默悄悄地合算着該出的豆價。當他合計好，就追上尖嘴子，這時候，平空突然高拔起來警報的鳴笛。

豆市口的人羣，混亂了。喧叫聲爆響着，有的順街跑開去，吳大鵬衝出車隊，緊拉住尖嘴子的手。

「這一定又是防空演習，我問你，豆價要拿住，不要再朝高裏放了。」

劉尖嘴子沒說話，一個滿洲警察響了警笛，從他倆之間撞過去。

『八成是俄羅斯飛機。』劉尖嘴子說：『吳財東，我們還是到福興館去避避吧！』

福興館是坐在豆市口的回教館，一連三間門面，貼門是肉床，上面擺着一隻新鮮的肥牛腿，對面燒賣籠的磚竈間，噴放着熱騰騰的蒸氣。圍着包頭巾的朝鮮領車，正蹲在老婆裙邊，兩掌捧着慘白的臉喘吁。老董從他身旁跑過來，似乎有話說；等到看見吳大鵬在和朝鮮領車低聲傾談，就悄悄站在一旁，不響了。

『老崔蓋。』吳大鵬抓起那漢子一隻手：『這個價，給我送去。』

『露西亞飛機來了嗎？』

『那誰敢說，炸彈下來，你連豆粒都檢不及。』

『吳財東我們得搶到一堆兒遞價。』劉尖嘴子一刻不放鬆眼前的影子，這時他沒有靠近吳大鵬和那朝鮮漢子的身邊，距離尺多遠，把手扶着肉床說：『二一添

作五，反正我也不往上抬價。」

「進來，慢慢商量，老崔蓋——進來，坐坐。」

街上有人高聲嚷着：「防空演習呀，怕啥！」空氣立刻鬆弛了，吳大鵬發覺老崔蓋的眼睛，重新揚溢起光輝來。

陽光像地氈似的，在豆市場捲放開一片金光色。馬蠅貼着牛羣肚皮，嗡嗡地鳴叫。公牛們性致勃勃地閃着蛋大的眼，有的更拉長喉帶掀起闊嘴鳴叫不絕。噪雜的人聲，在其間起伏。吳大鵬眼望着劉尖嘴子消逝入豆車羣裏了。

「老董遞到四九八的數，你出頭買進，我找鴻記去商量商量。」吳大鵬兩手分撥着人羣，擠到圓臉凸肚的漢子跟前了。後者正小聲說着什麼，肩膀靠緊領車車夫，週遭的短柄牛鞭，像蛇似的在人羣腿骨間抖跳着。

「我們這樣辦——老大哥你過來。」吳大鵬拉過鴻記外掌櫃，走到朝鮮車夫們背後有母牛車的寬夾道，小聲說：「我們該拿拿了，反正大公也嫌貴，講下去，一巴

掌的數，他們也許不肯出手要買呢：反正『三一三十一』外手當然不准他們插進來。」

毛色光澤的小牛犢，像兔子樣縱着四個蹄子，跳到吳大鵬身側，翹嘴撕嚼起車上的藤袋來了。

『你說是不是——去。』吳大鵬揮嚇跑小牛犢接着說：『三一三十一。』

『好的，不過一句話算數。』

『那自然。』

人羣又洶湧地散開來，像爆炸物揚起的塵層。向市場四圍飛跑，牛犢可與致淋漓地在吳大鵬眼前蹀躞跳西的。雜亂的牛車空隙間，現出滿洲警察的黑帽子。那傢伙在和一個光頭漢子撕扯，並且高聲吵鬧着。於是吳大鵬繞着車走過去，還沒到他們跟前，望見那光頭漢子的一雙眼睛，吳大鵬就立刻證實了他的猜疑沒有錯。

『你在這場兒作啥？媽的，還不給我滾開。』吳大鵬老遠就開口罵了。可是吳占

奎像等待鬥角的公牛一樣，插腰直立着身子，並不動。吳大鵬知道這話沒顯出效能，就走到警察跟前去。

吳占奎望着警察朝自己翻翻眼皮，有力的歪着頸頸走開去了，聽不清那張嘴說的是什麼。

「你還站在這作啥？」吳大鵬望見兒子：「你不知道，還沒解除警報嗎？」

吳占奎現在納罕父親的出現了，並且不知道自己剛才是在作什麼着，像鐵屑遇到磁石似的，也被父親引到福興館裏去了。

解除警報的汽笛，震耳地叫起來，吳大鵬撇掉吳占奎一斜身擠到豆市場。提鞭的車夫從四邊湧來，噪雜聲喧天地響，有人使勁揮着鞭梢，朝車隊間跑。因為牛犢已經撕裂開某輛車上蔴袋，大豆像瀑布般流着。

「吳財東，妥了。」

「不是大公放平了嗎？」

『這個零數——老崔蓋，往吳家大院拉。』老董揚了揚臂，一手作了個碼子。

『拉到合興油坊去。』吳大鵬欣然地說。

『吳財東，你收去了嗎？』劉尖嘴子追上來問。

『不是，合興收的，放的價也不便宜。』

車羣有次序的頭尾相接着動起來，拉成一長串。有的車軸吱吱響，吳大鵬找着給牛犢撕開麻袋的那輛車，撕起把稻草把漏洞兒堵塞了。

五

正如讀者們所知道的，吳占奎是一個在北平讀書的知識分子。一九三一年春天就和中國北方那些高級中學畢業的學生一樣，懷着一顆熱烈的求知心以及對大都市生活的慾望，來到北平，他考取了北京大學的法學院。不管是必修課、選修課，他都是按時按班挾着講義夾子走進課堂去，從來不遲到，更不要說曠課了；若是校外學者來講學，他也是照例坐在前兩排的地位上，不聲不響，摘錄着他所要記的筆記。相反，他對課外的活動，從來不參加，而且也不注意。有一次，他在學生會的佈告牌前，站了五分鐘，看完那上面徵求同學參加青龍橋游覽團的佈告，已經使某些同學驚奇了，自然，這年的『九一八』事變，也沒有在他腦子裏奪得多大的位置，正如當時那些當權名貴所號召的：『學生的職責是讀書，你們吵着，鬧着，罷課，請願，就

能救國嗎？」他是道地的奉行者，這也不是有心遵從那些當權名貴的意旨，而是他本身的習性使然。他沒有什麼相投的同窗；然而每天埋頭在法學的書籍和講義上，却也不覺得寂寞。若是說他有什麼課外的娛樂的話，唯一的場所，就是哈爾飛京戲院子了。那時候荀慧生、郝壽臣等名伶，都時常在這裏掛牌。而吳占奎是獨來獨往，並且每次全是買座位在陰暗角落裏的低價票。散場了，就嘆一口氣，這就是表達他內心的贊美和愉快的感情了。回到公寓，依然還讀兩小時英文版的國際法，從這裏又可知他是怎樣的平靜。

完全像是一個森林裏的猛虎的姿態一樣，當牠喫飽了的時候，舐舐自己的嘴唇，低俯着頭顱，那眼睛就分外溫順，彷彿只有一個找地方睡覺的想頭了。吳占奎的日子，就是這樣平靜的度過的，眼睛就是這樣溫順，在人叢間——不管是同窗們的集羣，還是哈爾飛京戲院的觀衆們當中，他就是這樣，如同飽饜的猛虎穿越森林一樣穿越過去。不管同窗們的眼睛是怎樣地向他露着歧視（那一瞬間，都會爲他走

過的影子而抬起臉來，)但可以看出他的孤獨和自負，給予同窗們的印象不是可輕視的，而是面對一個有力的敵人那樣嚴肅。本來嘻笑着的，就減低了這種可能更輕狂的成分，爲了避免加重吳占奎對自己的蔑視，而且臉色雖然嚴肅了，但只要吳占奎點點頭，就又準備着笑意去接受他的注意的。自然另一部分作着課外政治活動的進步分子們，對於吳占奎是如同一列司空見慣的路樹看待的。彼此走過，却從來不打招呼，彷彿陌生人對陌生人。

這年冬天，吳占奎回到關外的故鄉來度假。由於書籍和筆記全部封在旅行箱裏，一年來他第一次感到胸襟的輕快，第一次望見冬季天空下的一望無際的雪野，沿途那些埋在雪堆裏的叢草，那些頂尖露出寸把高的草枝，那些在雪上低飛着的寒雀……想着時光的交替，想着離家一年的異鄉作客的日子，想着故鄉裏的幼年小友，恐怕都變化了，隨着年月變化了。自己呢，該怎樣用功，才不辜負這寶貴的青春呀！

在天津住了一天，當夜因為辦理『入國證』的手續，吳占奎才開始注意到三省事變對他自己的影響。簡直是一道長城分作兩個國家的組織呢！雖然偶爾從過目的報紙上，吳占奎也知道溥儀的回鑾大典，然而那究竟是文字上的東西，等待親手從大東公司領到印有『滿洲國』字樣的『入國證』就驚訝了。唯有在書本上讀到火車兩字而一旦目睹火車的行列並且置身在火車的車廂裏，才有這種驚訝的感覺。

第二天青島九起程。在無邊無際的渤海灣，航行一夜，天傍亮，到達大連了。

吳占奎是愉快的，有誰在航海的郵船上第一眼望見和自己家鄉同屬一塊土的陸地而不愉快呢？就在他站立甲板上，瞭望着漸移近來的大連碼頭而神往的那時候，他突然聽見有人問他：『噫！有「入國證」嗎？』

他望見身傍一個體面的公務人員，戴着時式的呢帽，穿着灰色有方格的西裝，彷彿一個富有的紳士，神色是那麼匆忙，把『入國證』一接收到手，就夾在手指間那

一疊卡片裏去，同時詢問着另一個大學生式的青年。那是說藍色長袍的肩襟上掛一隻自來水鋼筆，腳下一雙閃光的皮鞋，給西式褲的褲腿掩蓋着鞋口，外加一件豎立着領子的外套，這是北平當時最流行的大學生的冬裝。自然吳占奎的穿戴也不例外。

現在就走過去問：『先生怎麼的？』

『等會子再說啦！』那體面的公務人員回答，也不望一眼問詢者，儘自走到另一個鼻梁夾着金邊眼鏡的青年面前去：『你的呢？』

那時候，吳占奎望見前一個給那公務人員收去『入國證』的大學生型的青年的眼睛，向自己同樣現着驚疑不安的神情，只這視線接觸的一瞬間，他們彷彿全了解，被收去『入國證』的不只是自己一個人，於是重新安定了。誰也不再向誰的眼睛裏探討這事情的真相，更不要說互相詢問了。這是一般受過北平那古老文化都市的高等教養的青年的一種特殊心理，尤其是在一個盛會上，那怕是兩個識面

的同學，只要沒有交換過一句話，他們就會用互相沒有注意的嚴肅眼神，擦肩走過去。完全是由於青春的高傲呀！彷彿誰要是露出觀望對方的臉色，誰就降低了身分，往往被觀望的人即使也有心窺探一下對方是否注意到自己，但一感到（那又是多麼微妙的感覺呀！）對方觀望自己，也確乎會兩手插入衣袋裏，跨着鵝步，故意給對方擺出高貴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像孔雀開屏一樣走過去。

吳占奎既不去探詢，那大學生裝束的青年也不來探詢。他們並肩站在船欄前，向逐漸移近的大連碼頭注望着。常那大學生裝束的青年回過臉去的時候，吳占奎也回過臉來，他看見鼻梁架着金邊眼鏡的青年和那公務員辯解着：「爲什麼你去呢？」那公務員完全是一個豐漢似的，退後兩步站在船桅下，左顧右盼，顯然繼續尋找他所要注意的旅客。

「請問你，先生！」那個架眼鏡的青年又進前兩步說：「你收去我的「入國證，」我是不是還能下船呢？」

現在那公務員又向另一個對象身前，匆匆走去了，完全沒有望見立在他身前的問詢者一樣。

吳占奎在觀望當中，注意了一下身邊那個大學生裝束的青年的胸脯，他的大衣領下掩蓋着南開大學的校徽。這時，他望了望吳占奎，彷彿從吳占奎臉上沒有得到什麼，就一個箭步跳到那架有金邊眼鏡的青年背後，顯然他要說什麼，但是那架有金邊眼鏡的青年，走的那麼匆碌，差不多是追逐着那公務員的脚步。因之，他停下來，這次他又向吳占奎注望了。

『他是幹什麼的？把我們的「入國證」收去了？』吳占奎就用眼睛問。

『是呀！』那南開大學的學生用眼睛這樣說，隨後又追上去。那時，體面紳士一般的公務員，在二等艙的高層梯口站住了，架有金邊眼鏡的青年就站在距離梯口兩格的梯板上，垂着手聲辨什麼。吳占奎就走到梯脚下，許多旅客都聚集在梯脚下，向上仰望。那許多旅客全是初離鄉土的農民，有的來自山東，有的來自河北，他們

是拋棄了土地，到關外去謀生的，自然他們穿戴的挺襪襪，沒有人注意他們，而他們是注意着每個形色觸目的旅客的。

「等會子下船再給你。」那公務員說：「這就靠碼頭了，你們沒有「入國證」的在船上等着吧？着什麼急，不會扣留你們的！」

就這樣，他在二等艙的甲板上消逝了；就這樣，吳占奎和那些失去「入國證」的知識分子被留在船上。聽着他們之間低聲的議論，望着逐漸靠近船側的水門汀碼頭，以及那些麤集的挑夫，碼頭外的有鐵柵欄的大門，船塢旁的高廈，站立在船搭板一端的持槍的日本哨兵——望着那些襪襪的旅客們蛇形地經過日本哨兵的胸前，而且兩手捧着「入國證」，任憑日本哨兵驗對像片和自己的臉型——一個一個走過去了，向高廈的寬廣的樓梯口蜿蜒上去，一直伸展到面海的走廊上，隊形又隱沒了，彷彿走下了另一個樓梯。

佇立在船上的一共十二個。全是青年，全是學生的裝束。

『他是不是要把咱們原船載回天津去呢？』吳占奎向那個南開大學的學生問了。

『不會。』他說：『一定是把咱們帶到什麼地方去盤問。』

於是另外那些低聲議論的學生們，也湊近來諦聽。有誰說：『那個傢伙來了！』吳占奎望見面海走廊上，出現了那個體面紳士型的公務人員。他急急走來，誰也不知道他是乘驗關的小電船先下岸的呢，還是經過船搭板時，他們沒有看見。總之全很驚奇，全注視着他，注視着他走下那高廈的樓梯，注視着他走上貨堆散佈的水門汀碼頭，注視着他走近搭板的氣色。只見他和那日本哨兵低聲說句什麼，就向船上揚手：『沒有「入國證」的全下來，帶着自己的東西，跟我來！』

吳占奎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挾着行囊，自然也顧不得體面，沒法僱挑夫了。

『到什麼地方去？』有人問。

『跟着我走好了。』

就這樣，吳占奎走入了高廈的背海的關門，望見前面的臨街的大門和持槍的日本哨崗。直到第二天他才知道這高廈就是日本的特務機關。當時，吳占奎隨着隊形，走上室內樓梯，而且在一個掛着『高等偵查系』木牌的房門外給那公務人員分散開來，吳占奎被驅入單獨的一間辦公室。

經過五小時的審問，那個中國通譯官已經記錄了一疊足以作吳占奎半生史的材料，於是用刺釘穿在一起說：『你知道，我是認識你的。我也在北大法學院讀過書，我有一次在反滿抗日的小組會上碰見過你，你就不用說廢話。是我說呢？還是你說呢？別在我跟前裝傻了。我知道，我通通知道，你不是叫吳占奎嗎？你不是閩島人嗎？什麼我還不明？在北京你有個同鄉叫……在這裏，在這裏，你看，這裏都是你們閩島在北京留學的名冊，什麼也瞞不了我……是，是穆世武，穆世武你認識嗎？他不是抗日分子？郎一達呢？你怎麼能說你不知道呀！你們都是閩島同鄉，怎麼會說不知道呀！這話不說的太含糊一點嗎？顧不得，我還忘了，你是學法官的哪！法官自然是最

懂犯人怎麼辯白了，撒謊也會撒得周密一點。是不是我不問你，我問郎一達。郎一達是不是個抗日排滿的分子？那麼他在朝陽學院就從來沒出席過你們的小組會議嗎？那麼你說在間島的同鄉裏邊，誰是最激烈的呢？穆世武這個人怎麼樣？他今年暑假就回來了，你自然半年來沒看見他。這話我相信，不過你太聰明了，故裝驚訝，表示你確實和他少來往，確實不知道他暑假就回來了。是不是不要裝糊塗！你看你填的表，對「滿洲國」沒有什麼感想，一點也沒有嗎？對共產黨沒有感想？對國民黨也是空白！對「日德義一體化」又是空白，你光隱蔽不行呀！我知道，你的活動，我通通都知道！你是不是常到東城去活動？一禮拜去一趟，你看，怎麼樣，我知道吧？你什麼是到圖書館去！不要扯白話！我再問你，郎一達在東北中山中學兼課嗎？他都教些什麼呢？那麼他都和什麼人接近呢？你說吧！你說你最熟習的間島同鄉是誰？你知道最清楚的是誰沒有嗎？真的沒有嗎？穆世武回來沒有和你通信嗎？他到哈爾濱以後呢？最後，他用手指節在吳占奎前額敲了一下。從辦公桌子上跳下來了。

吳占奎的臉色，由於那一敲的輕蔑和侮辱，完全灰敗起來。那通譯官說話時，常用手絹握着鼻子大聲哼嚙兩聲；一會子又掀起案上的宗卷，一會子又在安樂椅旁旋轉着，一會子又疊膝坐在窗臺上，他是那麼驕傲自得，愉快地玩弄着聽他擺佈的被審者。

現在他按着呼喚鈴，後門立刻走進兩個持槍的日本兵，那中國通譯官向他們揚揚下額，意思是『帶去』，又彈彈西裝領子上的灰塵，重新坐到安樂椅上；並且用日語招喚一聲，遞給那個退轉來的日本兵一件公文。

這以後吳占奎轉解到近渤海的大連市第一監獄。第一年還提審過三次，第二年就全無提審的消息了；並且兩腿加上刑具，遷移到後院一座兩間囚屋的泥壁房子裏去。

五年過去，吳占奎又衰老又憔悴，但已養成默坐冥想的習慣，眼睛裏所現出來的感情，是極大的平靜，甚至於可以說是空虛，不再有學術上的慾望，也失去了青春

的孤傲。彷彿他對世界上沒有一點兒希求，只是注意着小窗口的亮光，看看是不是好發囚糧了；聽着隔壁的脚步聲，聽聽是不是有新的囚犯關進來，還是有的老囚犯得到提審的幸福。偶爾有燕子閃過，他知道是春天了，然而春天又離得他那麼遙遠；偶爾院心出現一片落葉，他感到秋天了，然而秋天又是那麼渺茫。

當吳玉芳在他面前出現時，他還是神志清楚的，而且對那居處五年的泥屋，小窗，狹院，以及甬道上鋪的石塊感到這樣的親切，竟吃驚他會有離開牠們的這一天了。

吳玉芳小姐本來是抱着一見就欣喜淋漓告訴他一切。五年來家庭的變遷，她自己的職業，以及關心他的親族。尤其是幻想着吳占奎一見她，就會跳躍起來歡呼：——她是這樣高大，而且漂亮了；或是抱着她痛哭一回。但是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他是那麼平靜，而且衰老。當時她的眼睛是多吃驚呀！而且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大赦了！陛下！大赦了！——我是玉芳呀！大哥！」她嚙嚙的說，聲音是那麼

低。

等到吳占奎的眼睛裏出現了廣闊的馬路，人羣，牲口，車輛，綠的樹，亮的電燈，以及火紅的夕陽和海邊的暮靄，完全暈眩了。

吳大鵬當時回來找吳占奎的時候，吳占奎老早已經離開豆子市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向什麼地方走，豆子市那些麇集的車輛和亂閃閃的人羣給他的印象是那麼紛亂，他疑問着，人們爲什麼像夏季蒼蠅那樣起閃呢？抖動着牠們的閃光的小薄翅子，趕着湊熱鬧，牠們真的有對於生活的愉快感嗎？嗡嗡飛到東，嗡嗡飛到西，牠們究竟有著什麼目的呢！而且他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從前他是那樣的尊重他，彷彿父親的生命價值是極高的，豈知現在他竟在豆子市場，忙碌的東奔西走！他的全部的生活意義就建築在這上嗎？

吳占奎是這樣的疲乏，全沒有想他自身是在什麼地方，就停下來，借着行人板的高階坐下來了，像是坐在河岸上把腳伸在水流裏一樣，把腳伸到行人板下的街

道上。他望見一雙穿膠鞋的腿，從他眼前閃過去，接着是旋轉着奔馳的自行車輪子，那踏腳上的白褲腿膨脹着，除了高麗人自然不穿這種燈籠褲子的一會子又是一雙羊毛高筒靴，補着牛皮補釘，在吳占奎眼前停住了，只微微移挪了一點位置，又在這雙羊毛高腿靴的旁邊出現了一對綿布鞋，黑的褲腿還繫着白腿帶子。吳占奎當時想，牠們怎麼不移動呢？立刻是稠密的腳掌了。其間還夾有日本的木底托鞋和壯實的農民穿的鞞靴，而且全移動着，有的翻着腳尖，有的向前邊腿叢間穿插。最前一排腳尖，劃成馬蹄形，堅定不動。吳占奎想：他們是幹什麼呢？都站在這裏，許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那時候，他望見左鬢有一個紅臉頰向他窺望，他的頭上戴着黑毡帽，是屬於紫白腿帶那雙腿的人，顯然他是彎俯着腰，正像站立者要看清楚坐在腳下的人的面目那樣俯着腰。吳占奎就擡起臉，原來有兩三個前額抵觸着膝蓋的人窺望他，而且這瞬間全躲閃開了，彷彿他是一個可怕的剛從睡眠醒來的野獸似的。吳占奎望着那些環繞着他的人們，想道：——他們爲什麼用那樣吃驚的眼睛望我呀！

且有的眼光還露出憐憫的神氣來。那時，人叢向後倒退着，一如他要猛力跳到他們臉前撕嚼他們一樣。他們彼此用眼睛傳遞着警戒的意思，他們的嘴唇都在迅速的撥動着。直到這時，吳占奎才聽見他的週圍，響着嗡嗡的語言，只能斷斷續續攝取到：『是誰家的？』『你看，他知道。』『他爸爸呢？』『什麼病？』等等字眼。

吳占奎一手撐着行人板，曲膝將要站立的時候，那些環繞在他週圍的人們，又一次倒退。同時有一種有力的聲音從街中心傳來，隨着這聲音，人叢之間裂開一道空隙，那聲音就更清楚了：『看什麼？一個瘋子又有什麼可看的！』吳占奎想：——這是指誰呢？誰是瘋子呢？他向前走了一步，那些圍繞着他的人們，就向後退開一步。一個戴着高等小學制帽的孩子，還伸展兩手，阻擋着兩邊的羣衆。就在這時，吳占奎的身前出現了一個中國警察。

『你在這裏作什麼？』

『你是問誰呀？』吳占奎說。

『沒你的事！沒你的事！』一個戴眼鏡的壯實漢子走到吳占奎身邊，抓住他的胳膊，向那警察說：『我知道他，你去吧！』

吳占奎向他的眼睛望了一望，立刻感到那一雙眼睛的光輝是那麼甜蜜，愉快。他依稀記得曾經見過一次，但是什麼時候見過的呢？他又記不清楚了。『是的！』他想：——『那一副眼鏡，我是遇見過的。』

『你向什麼地方送我呢？』吳占奎問。

『你不想回去嗎？』

『回到那兒去？』

『回家呀！』

吳占奎這才突然明白，他是回到自己的家鄉來了，但是從什麼地方回來的，又一時記不起來。他現在一句話也不說了，就和那個戴眼鏡的漢子並肩走着，而且給他挾着一隻胳膊。

人羣噙鳴着，散落到吳占奎的身後去，有兩個高等小學的學生還緊隨着他，時時搶到他面前去探望他的眼睛。當他向其中一個微笑的時候，他倆都恐怖的跳開去，並且發着尖銳的狂歡聲，彷彿沒有受到這一笑的刺傷而歡叫一樣。

街道上那些商店的玻璃窗的排列，全閃着光，另一邊又全埋在陰影裏。大街盡端的上空，染着一片淡黃的陽光，又似一團兒金黃色的塵霧。吳占奎也不知是早晨還是黃昏。

行人經過他身邊，都用驚訝的眼光望他，他每遇到這種眼光，自己也就吃驚他們爲什麼那樣驚訝。

在迎面走着的行人叢間，突然有一個人影溜開去，這引起吳占奎的注意。那人披着破爛的麻袋，頭髮蓬蓬，赤脚，拖着一雙布鞋，下截腿肚是那麽枯瘦地露在短褲外邊。吳占奎立刻認識是李漢臣，就叫道：「你跑到那去？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了！」

「你別喊呀夥計！」

吳占奎向身側望，立刻就擺脫開他，他認識這個挽着他臂的漢子，是追蹤他的日本特務。他想：『爲什麼這傢伙挽着我的手臂呢！』

『你怎麼的了？』

『你要作什麼呀？』

『我不是送你嗎？』

『你要送到我那兒去？』

『送到你家呀！』

『爲什麼要你送呢？』

『噯——我們是朋友啊！』

『誰和你是朋友？爲什麼你老是抓我的手呢！你放開！放開不？』

吳占奎說話時，臉部的肌肉是不動絲毫的，彷彿一個死人的氣色，只有那對空大的眼睛，表示着還是一個有生命的人，只有嘴唇鼻發出的聲音，表達出他的意識。

還存在着，然而他的眼睛又是那麼空大，不像一般人的眼睛，看起來那麼充實；而且所發的聲音，又是低弱得駭人。

那個戴眼鏡的漢子的穿戴，現在才反映到吳占奎的眼睛裏。他戴着黑呢帽子，穿着純粹的中國裝，那就是說，黑長衫套了一件黑馬褂，而從袍襟下時時閃現出來的褲腿，是紮着白腿帶子的。他的名字叫余士德，出身的門第不高，却是清朝的鑲紅旗的皇族。父親的職業是喪儀班的頭目，母親倒是一個能說善談的直心腸的婦人。而余士德從小是嗜賭的，日常很少在家住宿，一則憎惡母親的嘮叨，二則賭友們湊在一塊，是不易捨離的。他父親死的那夜，他還在一家暗門子裏賭紙牌，並且知道了這個不幸的消息，還央告一位朋友代手，聲說回家轉一趟就回來的。不久，他就娶了親，正像年齡到達成人時期一樣，他知道自己是要成家立業了，而且又加母親的喪事，虧空一些債務，日子一天天慘淡下來，他就以牛馬交易行的經紀人的姿態出現了。吳占奎在縣立高等小學讀書的時候，正是余士德在牲口市場忙碌得最幸福

也最愉快的時期，不知怎樣余士德突然失蹤了，有人說在牲口市得罪了一個有名的馬販子；有人說他代人家賣一匹盜馬賊的牲口犯了案子；總之他是失蹤了，誰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的老婆懷着孕，改嫁一個在當地警察局幹差事的巡長，當時雖然有許多人替那巡長擔心，可是他們倆的日子過得也挺平穩。『九一八』事變，余士德終於回來了，這時，人們已經對他的來蹤去跡，失去了興趣，只知道他是日本憲兵隊的特務。因為要他老婆的那個巡長也在那年攜家投靠陞遷哈爾濱第二區警佐的一個同僚那裏去了。起初，人們視若無睹，後來可不同了。不知是從他那一口流利的日語上，還是因為他時常跨着日本憲兵隊的自行車（那時他自然改了裝，西服，白外套，儼然一個日本學校的英人教授），人們的態度全改變了，即使他還沒有看見的，也老遠脫帽打個招呼，彷彿得到他那微微一笑，是十二分榮幸似的；即使還只見過一面的人碰到他，也總愉快的攀談一會子，彷彿從前日常相處的老友在異地重逢似的。從那時起，余士德的眼睛總是笑瞇瞇的，那怕他的嘴唇冰冷，然而那一

雙眼睛是熱情的，愉快的，一直向你微笑着。他的交遊一天天廣闊起來，可是也並沒有因為社會地位的提高，而對他的職務有稍微的忽視。當吳占奎回鄉的第一天，他就火車站上向他長久的注目了。當天晚上他又接到日本領事館的祕密通知，說是大連市有一個思想嫌疑犯釋放出來，據派遣的暗探報告，他確已回到他的家鄉——瑋春來，請這邊的領事館加以注意——不想，在余士德開始追蹤的時候，就碰見金立吾，當時他還微笑着說，不知道是咱們自己的朋友，答應以後不會麻煩自己的朋友的，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他的職責，不過跟蹤的距離遠一些而已。初步的任務，他是要知道吳占奎所要接觸的人物，以及他的日常的談吐。

現在，他還是用那飽含愉快的眼睛，笑瞇瞇望着吳占奎，表示自己極溫善的，隨時要對這青年的執拗發笑，正像一個慈祥的長者，對於孩子的天真的曠怒發笑一樣。『噯——我看你是累了，別發燥，我送你回去，睡一覺吧！』他說。

吳占奎是激怒的，他的嘴唇慘白的抖着。誰在要擺脫一個自己所反感的人而

擺脫不開，不激怒呢！而且那個人又嘻皮笑臉全不把他的激怒當會子事，仍要違背着他的心意去作。而且余士德的微笑，又是那麼明顯，彷彿說：「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就知道吧！我是沒有權力不讓你那樣想的；可是我也必定要送你回去，這是我的好意。」

吳占奎背脊貼着路燈的柱子站在那兒，儘管他說什麼也不動，預備要倚靠着路燈柱子過夜似的。等到行人又在這路燈柱子周圍聚集了一圈兒的時候，吳占奎用眼睛巡視着他們，由於沒有遇見使他靈魂苦痛的那副眼鏡，他就惶惑起來，自問着：他們爲什麼這樣向我閃着光銳可怕的眼神兒呢！我作出什麼使他們驚奇的事情嗎？或是我剛才殺害了誰呢？

「你們看我作什麼？」他的兩手支着背後的燈柱子問。

於是人羣散作幾團兒，而且最前的人在那瞬間奔逃開去。

「混蛋！」吳占奎咒罵着，仍舊倚靠在燈柱子上，繼而一想：「爲什麼還站在這

裏呢？」就掉頭走開了。這次發現街道上的電燈光，在黑暗裏閃耀着，一朵兒一朵兒的，更覺着那黑暗的濃厚，除了電燈光點，幾乎一無所見了。吳占奎走了一會子，才從陰黑的氣氛間，辨別出幾個游魂似的行人來，全是陰慘慘的，彷彿是些一撞就覺得空虛的幻影。

「你要找死呀！你要找死呀！——你是雙子呀還是眼睛瞎了，向馬頭上撞呀！」

吳占奎站住不動，在他臉前出現了兩匹馬頭，他望着彷彿是兩匹小狗似的，而且四輪車上有個矮小的車夫跳下來，他聽不清楚那車夫吵嚷些什麼，只見他用馬鞭子朝自己肩背上抽打了兩下。吳占奎想：——「這小的車夫是幹什麼呀！是打我嗎？還是玩兒呢？」

實在他幾乎闖了禍。站在他面前的馬車夫是個來往高麗理春拉載貨物的人，身量也並不矮小，肩背相當的寬闊。那匹前左套的二馬子，是剛從高麗地界購買來

的，已經換了十幾個主兒，都駕卸不住牠，兩耳不停的跳動，只要有塊紅布就吃驚，幸而牠這時跳了兩下，而轅馬挺然的站着沒有感受到牠的誘惑，因之車輛也沒有拋開車夫，奔馳開去。

那時候，余士德又出現了。他大聲訶斥着那趕腳的，把吳占奎攙扶起來，向街道一邊的幽暗胡同裏走去了。

吳占奎的耳朵上滴着血，但他沒有感到鞭子給予他的痛楚。他的腦子仍在想：「他們這都是幹什麼呀！他們爲什麼把我像一塊糖那樣嗡嗡的包圍着呢？爲什麼那傢伙追蹤着我，干預我？實在我又沒妨害到他們。」

他不知道他身邊就是這個追蹤他的人，更明白點說，他連自己是給人挾持着走，還不知道呢！

夜是相當的深了。滿天出現了星斗，那星斗還是擺着從太平年月沿襲下來的陣列，又安靜又有興致的俯視着人間。

吳占奎偶爾注意及這神祕的天宇，想到他罵混蛋以前那些奔跑的人們，是多驚慌呀！就凝視着星斗嗤嗤地笑出聲來。余士德是一路和他談着話的，到現在才突然知道他是一句也沒聽到，臉色不由的一陣錯愕。

等到把吳占奎送過河橋去，余士德就從吳占奎身臂間抽出手來，一溜烟兒逃開了。

吳占奎走進自己的院子。等到在房屋門口出現時，他的母親頓然嚇了一跳。那時，她正喃喃自語着，當一般人孤身自語的寂靜當兒，發現完全意想不到的有個人立在門口，就突然會覺得吃驚。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怎麼一點響聲也沒有？』吳占奎的母親說，心口還遺留着餘驚，急激地跳動着。她說話時，發現吳占奎的那雙眼睛，陰沉而且怕人。他還站在房門口，全身浸在燈光照不到的陰影裏。所以望見的不是黑眼珠兒，而是那兩點眼白，由於眼白而反映出漆黑的眼珠兒來。當時吳占奎的母親想：——『敢情是孩子中了邪氣，怎麼這樣不正常？』

吳占奎就走進來，他的母親越發吃驚了。因為他的耳邊掛着血痕。而且他的氣

色是灰暗的，衣裳的肩部有一道給鞭子裂開的口子。最初，她還以為吳占奎是給舊交拖去吃夜飯的，現在看來，他不定是在什麼地方和人撕打過。

她惶惑地望着他。

『剛才好像是那個戴眼鏡的在我背後……我知道你在我背後！』吳占奎低低的說。

『別瞎說了！』她的臉色頓然蒼白起來。『說得怪怕人的！』她那瞬間却用不注意的神氣，真的望了望他的背後，而且覺着汗毛斗然豎立起來。往往在孩童時期，獨自走過墳墓，聽見某種可疑的動靜，會有這樣感覺的。若不是自己的兒子，她那瞬間會逃開去。雖然她知道他不會對自己有什麼迫害，可是坐在炕上，望着他那雙眼睛，那空虛而無光的眼睛，她是怎樣的恐怖呀！

『我知道是你……爲什麼還在我背後呢……』吳占奎彷彿在自語。

『小奎呀，你別嚇你媽媽了……全是鬼話，那有什麼戴眼鏡的？——過來，我看

看你的耳朵，和誰打過架？」他的母親雖然嘴裏這樣說，心裏却想：他前額上有股妖氣，一定中了邪。

吳占奎彷彿在漆黑的曠野裏，週圍全是陰黑的空氣。現在又見到適才所望見的燈光，那燈光是很遼遠，很遼遠的。似乎他忘記了在門外感受的印象——那個一閃即逝的戴眼鏡的人。他注意着燈光，那燈光逐漸飄到自己眼前一般，吳占奎突然暈眩而且倒在地下了。在這以前，吳占奎的母親是故作安然的坐在炕上，又怕他走近來（她是那麼小心而恐懼的暗暗窺伺着他的臉色），又呼喚他『走過來』。可是自己一動不敢動。現在才跳下炕，完全安心地，把他架到炕上。就跑出去，她的臉色惶惶無主，說明她是尋找鄰居來幫助她安置她的孩子的；而且一到王老燒家的大門就開始哭泣起來。

正在這時，吳大鵬回來了。走到院心，他就聽見老王家二嬸兒的響亮聲音：『怕什麼！別難過。許是遇見不正氣的精靈了，燒幾張紙送送再說啦！』

『誰病了嗎？』吳大鵬等待老王家二嬖走進院子問。

『他大哥呀！你回來的正好！』

『他回家來了嗎？這孽種！我找了他大半夜，街上都戒嚴了，我才回來。他們有人說在西門外大街上看見他倚着燈柱站在那兒！』

『他二嬖兒！你說我們老兩口的日子怎樣過呀！』吳占奎的母親啜泣着說。

『這孽種！』吳大鵬往日總堵他老婆一句：『過不了，也得過呀！』但現在他只說：『這孽種！』實在他心裏還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消息緊張，他打算明天騎匹快馬到沙子嶺去收豆子，那裏是俄『滿』交界的地方，糧戶們一定向外拋豆子，所以嘴裏這麼說。等見到吳占奎跪着一隻膝伏在炕沿下，就把他抱起來，放在炕上，老王家二嬖兒幫他把吳占奎的腿蜷縮到炕裏去。

『你聽他的駢聲，他是累了！一定是累了！就叫他睡吧！』老王家二嬖兒嘆一口氣：『唉！若是往年也可以請個醫生來把把脈，這年月，三天兩日就戒嚴。』說話時她

還挪移着吳占奎的胳膊，使他睡得舒服一些『怎麼……這是什麼？你看看……血呀！』

『那是一進屋就有的，不知叫什麼東西傷了耳朵。』吳占奎的母親說。

『不要管他啦！隨他去吧！不會怎麼樣的，你聽他那鼾聲吧！玉芳呢？玉芳！』

『玉芳還沒回來？』

『怎麼還沒回來？』吳大鵬想起在南城碰見過她，也許她會帶回什麼消息，也就不響了。

院外的街道上有種聲音傳來，那是靜悄悄的深夜，軍隊調防的聲音，只從那些有韻律的皮底敲打街石的步聲，就知道是日本步兵，而且有種嚴肅的氣氛飄到這屋裏來。吳大鵬凝神地諦聽着，在那瞬間他望見老王家二嬸兒的眼睛，也現出注神這種聲音的姿態，而且向他老婆搖手示意，不要作響。接着是車輪和馬蹄子的響動。

『還有炮車呢？』老王家二嬸兒輕聲說。

吳大鵬就嘆息一聲，表示沒有什麼可聽的，臉上依然恢復了原有的思慮，坐在炕沿上，兩手把臉埋起來。

老王家二嬸兒也受了他的感染，神情頓然鬆懈下來：『你拿開手吧！』這是對吳占奎的母親說的，因為她在老王家二嬸兒注神諦聽的時候，自己給吳占奎耳朵的傷口擦起牙粉來。這時老王家二嬸兒代替了她，同時用眼睛望着吳大鵬說：『大哥，看樣子會打起來呢！』

『玉芳怎麼還不回來？』吳大鵬突然問，繼之又說：『橫豎有一點鐘了吧！』

老王家二嬸兒說得回去看看灶，因為酒坊燒灶的一打盹，不是把鍋燒的太旺了，就是不夠火，糟塌柴火是小事，若把酒燒壞，可糟糕。不是顧忌成本，而是到期交不出貨，和酒行裏又是一場爭吵。實在她是不放心，正像一般婦女在鄰居家裏聽到緊張消息而又是深更半夜，彷彿得立刻回去看守孩子，而且一站在孩子旁邊，心就鐵實了。

老王家二孀兒剛走，吳大鵬就聽見手指節扣門聲，這聲音在他聽來是那麼機密而且使他吃驚。吳玉芳小姐每夜回家是不這麼叩門的，而且回來的也不這樣遲。

『爸爸，日本和俄國要開仗了！』

吳大鵬立刻發出一種警戒她聲揚的響聲，雖然她說的是很低，但她那激動而且興奮的口氣，已足夠吳大鵬吃驚了，況且是站在門口外，又當密雲遮星的陰霾天。

吳玉芳是剛從國防婦女會回來。從她那與致淋漓的眼光中，從她那隨時隨地要微笑的嘴唇間，從她進屋門時，那種兩脚一躍而入的步法，以及高聲叫『媽』的嘹亮音調，都能覺到她是在怎樣大的狂歡的情景中，她望見母親用眼睛瞅了一下，那是禁止她發聲的暗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裏，那些守望着將要和人世永久告別的病人的臥榻旁，望見撞入者的愉快面影，就會用這種警告的眼色望人的。當時吳玉芳小姐伸了伸舌頭，彷彿暗慶自己幸而沒有作出失當的話腔來，就低聲問：『怎麼的了？』及至看見母親連這種話聲都嫌太高的眼色，就用脚尖慢慢走到炕

沿下。

吳大鵬把吳玉芳小姐招喚到她的寢室去。

從他的女兒嘴裏，他得獲了足以供他投機事業上參攷的一點資料。他知道女兒是從國防婦女會回來，所以這樣晚，因為國防婦女會舉行戰地救護的演習，並且有關於防空的講演，歡迎某聯隊的日本官佐的宴會，那是傍晚才到達縣城的幾位以馬代步的騎手。她還說，他們的睫毛全挑着黃土，像是從豆子倉裏竄出來的揚大豆的斗宿兒那樣，滿頭髮，滿鼻孔，也全是土了。這一些話吳大鵬就沒有聽清楚，和普通人面對着一個和自己事業有關的敘述者一樣，不管怎麼注意聽，自自然然會把多餘的描述忽略了，因為他的內心還在隨着敘述的情節而不斷的決定着：『是：是呀！就這樣辦！』或是『一定十拿九穩的了！沒有什麼再猶疑的！』總之，吳大鵬連玉芳小姐身着的新式大衣也沒有注意問。玉芳呢，自然也忽略了遮掩，彷彿她是真的從女友那兒借來穿穿一樣，舉止是極自然的。

這晚，吳大鵬和吳占奎睡在一面炕上。他最後一次催促他的老婆：『你在這兒守着，不想睡了呀！我告訴你要扭滅電燈，要扭滅電燈，你磨磨游游的又在他旁邊坐下了。你不知日本人節制電流嗎？』

『我是防他醒了……』

『醒了就醒了吧！生叫你們婆娘家嬌養的！』

『說的倒好聽！』吳占奎的母親說。『你知道小奎一天沒吃什麼東西，醒了若是要喝口水什麼的！』

『好啦好啦！到你姑娘那裏睡去吧？』吳大鵬用不願再聽她的辯解的聲音堵她：『明天說不定我還要下鄉去搶呢！睡去吧？』『我會叫你的。』

他說着話的時候，還聽見玉芳小姐的寢室那兒飄來的愉快而又低微的歌聲，那歌聲是由鼻音代替的。聽那鼻吟的動靜，她是在脫襪子了，果然那時候就有木底拖鞋落地的響聲。接着是『媽……』

『半夜三更的，叫什麼，你哥哥……』由於聲音給門關閉住，吳大鵬躺在炕上，想自己老婆已走進女兒的寢室了。又望望吳占奎，見他睜着兩隻空虛的黑眼珠兒，睫毛像石膏塑像般死僵而不動。吳大鵬本想扭燈就寢了，現在他那充滿脂肪的手臂，逐漸離開燈扭，離開牆壁。吳大鵬注望着吳占奎，披着衣服坐起來了。那時吳大鵬的臉色顯示着驚疑，正像一個孤獨的旅客在兩邊叢草蓬生的山路間，吹着口哨，愉快的走着，而突然發現脚前一條蜿蜒徐行的毒蛇，橫路而過的情景一樣，停下來，就會用這種眼神注望，又寂靜，又驚疑。

吳大鵬就這樣凝望着，足有十分鐘。他還聽見玉芳小姐和她母親的說話聲，他沒有聽清楚什麼，但從那慵懶而困怠的口氣裏，知道她娘兒倆是扭滅燈在黑暗中彼此望不見彼此的臉色，各自縮在被窩裏就要瞌睡了。窗外，嗚嗚的風聲，寓有暴雨將臨的徵兆。遠遠還有霹靂聲，顫抖作響，時時要狂聲吐洩一口氣似的，而又吐不出來，使人替它焦急而又不平。但吳大鵬是沒有這種感覺的，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

兩隻眼睛上了。直到吳占奎又閉上了眼睛，他才嘆一口氣，而且那凝然注視的眼光，才又現出平靜的神情來。他心裏想：『這是那輩子作了孽呀！』於是扭滅電燈，縮下去，等到聽見吳占奎鼾睡中切齒的吱吱聲，他已經睡意朦朧了。

就在這時候，吳占奎第二次醒來。他從噩夢中醒來。他是在攀爬一座巉巖，不是上昇，而是下降，爲了到巉巖底下的泉傍去取水，他是這樣的渴，喉腔有股燥熱的火焰，他依稀地感到自己的嘴唇吐出來的縷縷的烟火氣。四圍是高有千丈的黃風，塵沙在風的漩渦裏翻騰着，什麼也看不清，混沌的宇宙，混沌的視野，只有那一口發光的山泉，誘惑着他，而他又是疲乏的要命，兩手抓住巖石的一角，脚下再探索不到可以落脚尖的地方了。還距離泉水有二百公尺呢，他的兩腳跳躍着，左右全觸不到什麼，全是一樣平滑的石身，用膝蓋兒也找不到可以抵支一下的陡處，又不容許他低頭望，又不允許他依舊回到原來的位，因爲那上面還有個他所熟識而又似陌生的戴眼鏡的人。他懸空的垂在那裏……當他的手指抓不住那巖石一角的時候，他

就醒來了。若是這時他能望見光亮，也許他的心裏會明白，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然而眼前一片黑霧，黑霧……吳占奎完全不知道他是從睡夢中醒來了。他是在無邊無際的曠野裏，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清楚。連他的唯一的生命意識——原始的渴慾也死滅了。他用兩手探索着，心裏默禱着：讓那人離開我吧！就偷偷的摸下炕來，輕手輕脚在黑暗中探索着。他摸到一個光滑的圓東西，知道是門抓手。當時他想到，我是作夢嗎！這是什麼呢！我是給他們關在籠子裏了，我要逃出去，我要逃出去。

他的脚尖又抵觸到一個障礙物，那是椅子脚，他摸一道一道的小柵欄。他向左手挪了挪脚，又是一件什麼物體，大而低，他摸到那上面的光滑的小擺設。於是倒退回來向右手走，這次他摸到兩個圓瓜一類的東西，而且鬚蔓蓬鬆，又觸到其中之一的耳朵，於是聽見一聲尖銳的驚叫，那瞬間燈光一亮，吳占奎的臉色蒼白，站在吳玉芳小姐的炕下。玉芳小姐是恐怖的站在炕上，臉色同樣的蒼白，手指顫抖着，向他望呢。

「怎麼的了？」她母親突然問。

吳占奎立刻像賊一樣逃出去，椅子全給他括倒了。椅上的瓷壺跌得稀碎。

吳大鵬連聲高喊着：「你跑到那去，小奎！小奎——」他一手扶着門框，在黑暗中提上鞋，并且有一滴雨點兒落在他的前額上。因為風勢正從門口捲進來。「拿把傘來！傘呀！傘呀！」他匆匆的跑回寢室喊，一抓到就又匆匆走出來。他還聽見他老婆在喊：「你不帶個燈籠嗎？」他當時想：「這樣大的風，有燈籠也給吹滅了！」却忘記這一夜是戒嚴的，說不定日本哨兵會在陰暗的街角上向他開槍。

剛出院子，他就覺得街道上的風實際比屋裏所聽到的風聲大，而且天空也比院心黑暗，那些電杆上的路燈，本來就慘淡，現在由於天空的渲染，更濃黑的了。空間彷彿盪漾着黑霧，實際上吳大鵬也確實嗅到新鮮的雨露的氣息。沒有走出一丈路，吳大鵬的雨傘就在他手裏搖幌着，跳動着，繼而油紙破裂開來，而且雷聲滾動，黑暗

的天空時時裂開一道亮的電光，大雨驟然降臨了。遠近一片狂暴的風雨聲，風勢還帶着鳴兒鳴兒的慘叫，只有這時候，人們才會想像到什麼是鬼鳴。吳大鵬走兩步，就停一下，空喊着：『小奎！小奎——』他所以站立着呼喊，彷彿聽不見回音就想折身退回來，向東去尋找；但是實際上他空喊兩聲，依然向前走去。街道是烏黑烏黑的，他沒法子能夠看清楚十步以外的東西。雨水從他的頭髮上流滴着，他的面頰有着若千急流，一會子他得用手刮一下臉，一會子他又得刮一下頭髮。

當他走到街端聽見雨水淋擊河流的聲音時，就站住了，他沒有喊叫『小奎』，彷彿感到是沒有一線希望了。站在那兒想：『是不是向西跑下去了呢？』在他躊躇的這一瞬間，天空突然一亮，那是多麼清楚的一刹那呀！他望見了綠輝下面的水流，河對岸的曠野，以及河身的遠方那一道石橋，石橋上一長串日本步兵，像一條索鍊兒似的伸展到無際的曠野裏去，兩端不見頭。

吳大鵬突然意識到：戰爭的來臨。並且吃驚自己竟在深夜戒嚴的時候，忘記挑

燈籠，悄默的急匆匆往回走。

從那一片激雨敲打這城市輪屋頂的聲音中，吳大鵬聽見有一種聲音是兩頁在狂風中搗打的門板動靜，若不是這動靜的標記，吳大鵬是絕對尋不見自己的院落。一走進門，他就覺得風勢減低，同時也聽見他老婆的呼喊聲：『小奎！我是你媽呀……』原來吳占奎是蹲在屋簷上，借着電光，吳大鵬清清楚楚望見他是環抱着烟筒，迴着臉，向他母親露着咬人的牙齒；因為她是踏在高樅子頂上，兩手扼住他的——隻腳向下拖。

『大哥！是咱娘呀！』玉芳站立在屋簷底下仰臉叫。

『小奎——你下來！我是你媽呀！怎麼連你媽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她高聲喊叫，因為風雨的激鳴，聽來又是那麼含糊。

吳大鵬在屋簷底下旋轉着，誰也沒注意他的招呼 and 問詢。直到他跳上那高脚樅子，吳占奎的母親才驚呼：『你把我擠下去呀！』

「你給我吧？」

『我怎麼撒手呢？一撒手他就逃了。』

吳大鵬扼住吳占奎的兩臂，終於用力給他掙脫開，儘管吳占奎怎樣掙扎，到底給吳大鵬抱下來了。手背給吳占奎咬出血來。

第二天雞叫的時候，吳大鵬披着油布打着燈籠到合興油坊去，叫老董備好了那匹腿力挺妥的公馬。那時天色已經傍亮，吳大鵬帶着一身賭徒剛走出賭場的疲倦，跨上馬，向俄『滿』交界的沙子嶺出行了。擺在他腦子裏的是戰爭，他要在戰爭中尋找他的家業復興的機遇。昨晚那些不愉快的印象還糾纏着他，腦間時時現出吳占奎的瘋狂的眼睛來，但他極力擯棄了這些不愉快的印象所給他的灰敗的情緒，他要在這次戰爭中翻身。『九一八』事變以來，他的營業年年虧空，劉尖嘴的洋行借着日本股東的力量，把持了這個縣城的豆子市場，而他要在這一次彌補歷年的虧空，誰都是在這種事業的成敗在眼前的當兒，擯棄開他的因家事而來的不愉快的感情的。因之，在昨晚所目覩的日本軍隊過橋的印象，比吳占奎攀抱住烟筒而

且迴頸作着咬人的切齒姿態更深刻。雖然他的手背，還遺留着齒痕，而且痛疼，然而腦間在那站立河邊而得的閃電的綠輝的景象太強烈了，在他睏盹欲睡的狀態中，他的神經沒法傳達他的痛疼感，腦子完全給那閃電間的大地上的反映現象佔據了。雨水從他那油布製的三角帽子的邊緣上流滴着，城外的曠野，一色是濛濛的灰霧，灰霧之間是天宇垂下的雨流，無數的雨綫，排列得那麼整齊而且稠密。望不到一丈遠，全給灰霧掩蔽了。彷彿大地和天宇之間，只是眼力所見的距離是那些雨綫，以外的遠處完全是濃霧了。吳大鵬的氣色陰沉得有如患傷寒病者。若不是那匹公馬奔跑的步子使他的身子不時躍動，他或許在閃電的綠輝的回憶中，走入夢境。

當那匹壯實而驟美的公馬，奔上大盤嶺的頂峯，吳大鵬從昏沉的疲乏的情景中，醒來了。大盤嶺離城五十里的路程，只從山頂到山脚就佔六十里路，雖然並不算高，但嶺背露出陰雲的邊陲，而且離嶺脚五里遠的村莊是浸在初秋的陽光裏。那一片鋪着陽光的無際的曠野，是多麼甯靜多麼誘惑人呀！吳大鵬清清楚楚望見高梁

林子的頂端那片紅色的穗子，望見包着白布頭巾的高麗婦女，在一塊馬鈴薯田裏挖掘什麼，望見離嶺背村的邊緣上的一曲小溪，和溪邊上行走着的用頭頂着罐子取水的高麗姑娘。實際上那條河離開村莊有半里路呢！望來是那麼近，就貼在嶺背村的邊上，而嶺背村離開嶺子五里路，就彷彿靠在嶺腳跟下。

吳大鵬聽見兩邊的楸木林子裏的野雉的鳴聲。那公馬豎立着兩耳，也噲兒噲兒鼻嘯起來，彷彿探看嶺腳下的村落有沒有牲口似的，又彷彿望見那一片陽光下的綠野而愉快似的。走到嶺腳，就聽見遠遠傳來的公雞的啼聲，是晌午天了。

嶺背村就在大路邊上，而路是個廣曠的平場。老遠，吳大鵬就看見那廣場上停着幾輛農車，只從那些沒有卸套的牲口和牲口嘴巴下放着草料口袋來看，就知道這是忙着趕路的拉長途的農車，不知是進縣城的還是從嶺北過來，總之是在這村落的客店裏打尖。吳大鵬當時想，這些空車是作什麼的呢？敢情是劉尖嘴子先一步僱齊車輛搶着取購豆子？那時車輛之間跳出三條公狗來，搖擺着尾巴，狂傲的吠叫。

着歡迎投店的這位縣城裏來的旅客。於是寂靜無人的廣場，出現了一個繫着圍裙的店主，一邊用圍裙擦着手，一邊凝望着來人，等一見是熟客，那年有六十而不留鬚的老人，就愉快地歡叫着：『稀客呀！老財東，怎麼今年這樣早就下鄉呀！』又說：『路上怎麼樣？嶺前還下雨嗎？你的衣裳濕透了吧！快進屋吧！』

吳大鵬臉上透露出來到達一大站的旅客所有的歡快，跳下車，就問『還太平嗎？』同時倒退了幾步，因為那公馬刨蹶着蹄子而且抖了抖身子，彷彿要抖落身上的雨珠兒，實際上雨水全化作蒸氣了，縷縷的上昇。於是又望着農車上的馬匹，噲兒噲兒暢嘯起來。所以吳大鵬只聽清楚那老店主的第二句話：『昨晚過了一夜兵……』說的又低，以致下邊的話給馬嘯掩沒，不過從他那機密的眼色上看，吳大鵬懂得屋裏一定有什麼人，老店主的意思是悄悄驚戒他。

這老店主，姓王，名叫得福，原先在海參崴作過中國菜館的廚師助手，日俄戰爭的那年，逃到這裏，因為當時來往販私貨的行商多，就開起客店來，本來生意還好，可

是十幾年總是剩不下一點財富，因為在當地私通了一個滿洲女人，這也說明了他的下類爲什麼整年是刮得光光的。

當時王得福又大聲說：『喂，乾草是喂拌料？』這是指那匹牲口說的。

『乾草，乾草。』

『老財東還是這樣省呀！馬挺累的，給牠一槽料草吧！我不多算你的，一角七分錢就中了！』

『乾草，乾草。』

王得福看見吳大鵬那不欲多說的樣子，就笑嘻嘻的牽着馬走開了。吳大鵬所以不願多說就急急走進那屋簷掛着『王家老店』招牌的房子裏去，完全是爲了要急於知道屋裏是些什麼人。走到門口，身上披的油布和油布製的三角帽就全解開，提在手裏了。

反映到吳大鵬視覺裏的，是這麼意外，一時使他惶惑起來。余士德竟和那個麻

臉的回教徒坐在一起喫飯。他和他們打個招呼，和在春縣城的街上遇到一樣，只點點頭就想另外找坐的地方，實際上也可說是另找熟人。滿屋都是蹲在地上聚飲的車夫，所以余士德最後招呼他的時候，他也不推辭，就坐到炕桌邊，另外向跑堂的叫了一客打尖的飯食，那是說烙餅和綠豆芽炒牛肉，外加一碟醬，幾根葱，是又合胃口，製作又迅速的。對於余士德那熱烈的談吐，吳大鵬向來是用不言不語而且心不在焉的眼神對付的，不是憎厭他的職業，而是嫌惡他那對隱在眼鏡下的狡黠的眼睛，尤其是那眼鋒時時表示着他的愉快，彷彿要誘惑你上鉤，攀談親密了好讓你會鈔。

『老財東，咱們一塊兒喝兩鍾嘛？你放開手，放開，我不倒滿，一點點，一點點呢！你要喝點，消消寒氣。嶺北的雨真不小呀！來吧！不讓你請客呀！老財東！』

吳大鵬笑了笑，表示他沒有在乎這個玩笑話，只說：『我要趕路呢！』等王得福一進來，他的臉色失去了那種虛偽的笑容，而高聲說：『喂上了嗎？那麼快點拿餅來』

吧！

『不喝點酒麼？』

『好，來四兩白乾兒吧！快一點！』吳大鵬說。

『你看，老財東就是這樣不給臉……』

『一樣嗎，你們先喝！』

『老財東！你們家的少爺怎麼樣了？昨天晚上我送到他門口的！』余士德問。

『是你送回去的呀！真是——他着邪了！』

『上邊還調查他呢！老財東，我不是在你老跟前討好，我都給擋過去了。』
『人都不正常了，還會有什麼祕密活動呢！我說這話對不對？老財東，你沒有給他找個醫生看看嗎？是不是痰迷了心竅！』余士德說話時，眼睛就調換了一種憫惜的神氣，彷彿他是吳占奎的親近的好友一樣。

『我也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病，疑神疑鬼的！』吳大鵬說的聲音很低，但當王

得福在炕左手的灶鍋間問詢時，他的聲音就提高了：『不知道是什麼病呢？我也想呀！想給他找個清靜地方休養休養，可是那裏有清靜地方呢？人慌馬亂的年月！』

麻臉的回教徒一直是驕矜自得的坐在那裏不作聲，現在突然說：『老財東你是來找安排你少爺的地方呀？我勸你還是別到沙子嶺去找。』說完就喝口酒，彷彿他必待吳大鵬回問時，再說理由，以顯鄭重。

『唔！』吳大鵬不再說什麼，兩手擦着筷子，因為他望着綠豆芽炒牛肉出鍋了，臉上只現着預備安心就餐的神氣，其實，他沒有聽清楚那回教徒說的是什麼，鼻息間彷彿是說：『可不知道牛肉可口不可口？』

『酒哪？』當堂信端上菜來，吳大鵬問，接着說：『燙熱就中了，燙熱就中了！』又向余士德和身裏的回教徒讓着：『嘗嘗吧，』就自管喝起酒來。

『老財東是到那兒去？』這次回教徒用一種平靜的口氣問，眉眼間失去原有的驕矜，並不是由於吳大鵬長久沒有注意他，而是由於吳大鵬向他也讓了讓那盤

菜，這樣，所有在他進來時那種不過份注意自己的眼神造成的不快感，全都消逝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心順了，賣命都可以，心逆了，就作威作福的脅迫人。

『到沙子嶺去！』當時吳大鵬說：『你們呢？』

『老財東！』王得福說：『你去收豆子嗎？老財東！我勸你再在這住兩天吧！風聲挺緊的，你收了豆子也沒法向城裏運呀，怎麼樣？這裏的車輛都給官家抓去運軍火啦！』他說話時，間斷了兩次，加上別的字眼兒，一次是『醬油！醬油！』第二次是『這就來啦！堂官那邊要惹呢！』而他自己是全神集中在蒸氣騰騰的鍋裏，他手握的勺子在鍋心叮噹的亂響。

吳大鵬只唔唔的應對着，實在他是聚神的聽着那回教徒的話，不過唔唔地向王得福送着聲音，表示他一句一句都聽見了，說真話，又是一字也沒有入耳。

那麻臉的回教徒說：『你知我來作什麼？憑着拉車站的座兒，那輛篷車一天還給我賺個三元五元的烟泡錢。可是過去一盞有四十元金票的酬勞呢。不要緊，那些

山頭我全熟，俄國的邊界巡防隊，都是白天在山頂上走一圈兒，入夜他們還守在山上作什麼？我帶過他去，把他送到海參崴，就回來了，我又順便帶進幾筒火酒去，聽說那邊的火酒要幾萬盧布一筒呢。」

「老財東！」余士德的眼睛微笑着說：「怎麼樣？跟我們過去作趟生意吧！」

「老了，不是年輕的時候啦！」吳大鵬嚇嚇地笑着說，已經有點酒意了。

「那麼回頭見了呀！」余士德又走到王得福面前去說：「老掌櫃的，沒帶現錢呀！記賬吧！回來一塊兒算，麻子！趕快去備牲口呀！得趕到沙子嶺喫晚飯呀！」

不一會兒，院子裏響起馬蹄和牲口套的聲音，有人吆喝着倒臥地下休息的馬匹，那些農車預備出發了。

吳大鵬乾了最後一口酒，又走出來探望一下拴馬樁上的那匹驃美的棗紅公馬。

「老王得加點草呀！快喫完了！」又退回去，用餐。他望見那些離開院子的車輛，

聽見牲口項鈴和鞭哨的響聲，急切的等待着餐畢好出發，趕長路的人，有誰不想和大隊一塊兒走，被孤獨的丟在客店而不焦急呢！況且他又有着搶收豆子的心事。

那天晚上吳占奎給他父親倒背着細起雙手，放棄在那間陰暗的貯蓄麻袋用的房間的土炕上，想使他安靜下來，能夠睡一會兒。吳大鵬離家之後，他的老婆喃喃着，守望着他。她的臉色依然是朽木屑那樣不紅不白，手裏擎着一枝蠟燭。站在炕下說：『就是這樣，你看，孩子病的這樣，就這麼丟下走掉了……』她既沒有爲這不幸的事情而傷心，像一般婦女那樣哭泣，也沒有爲吳占奎那失去生命的眼睛而憂鬱，儘是絮聒着，又說：『你看，細起手來了，還不老實，還要摔頭擺腦的，還想掙開！』彷彿她是向自己說的，又說：『細子細的那麼緊，好像不是自己的骨肉似的。全不當是自己的兒子。活了大半輩子了——倒是惦念着鴿子羣從瓦簷上飛下來吃豆子。』又從鴿子說到鴿子的主人。『也不知道養護那些鴿子是按的什麼心思？若是遇見不

講禮的人，還有不拿槍打的橫豎打傷也就打傷了，能把人家怎麼樣？誰叫他不管，任着牠們的性子，飛到這兒，飛到那兒，找糧食吃。」到頭，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說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些話，吳占奎是一滴兒也沒有聽入耳朵裏去。正像吳占奎的母親儘自喃喃自語，沒有聽見窗外的雷雨交鳴的聲音一樣，雖然電光的綠色光輝，不時的在窗上閃現。

吳占奎也並沒有疲乏，相反他的精力超乎日常的旺盛。額角有爆跳的血管痕跡，時時想掙脫開兩腕上糾纏着的繩子。他不只是沒有聽見他的母親的絮聒的語句，就是她母親的形像也沒有反映入他的視覺。他的腦子彷彿是一座燭火輝煌的客廳，在深夜，那一雙玻璃窗完全失了牠的作用，就是不遮窗幃，牠的存在也失去了存在意義，猶之他的那雙眼睛雖不交睫，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一樣。外界所有的一切，都已經和吳占奎隔絕了，那些傳達外界的景象和聲音的器官完全自然而然的

封閉起來，他的全部生命只在腦子裏活躍着。他反來覆去想着：『我要逃開，我要逃開呀！』

那時候，玉芳小姐吃驚地坐在暖炕上。兩腿曲立着，一個手指尖點着炕席，從她那一會子移到左邊一會子挪到右邊的那雙大眼睛中，可以知道，她是在怎樣的驚惶無主的心情當中。那一雙眼光，又黑又亮，從她聽見父親走出便門的脚步聲以後，她就這麼直背坐着，寂靜地一動不動，只是那雙黑眼睛時而移到東，時而移到西，從雷雨的交鳴間，她聽見什麼，這時候，她彷彿正在判斷那動靜所屬。自然這又是她母親在外間喃喃自語以外的聲音。夜是多麼靜呀！就是霹靂和雨打屋瓦的響聲這樣混淆，她還能聽見最低微的不可辨的動靜。她的臉色逐漸由凝靜的諦聽而激動起來，喊：『媽媽！』

『作什麼？天還不亮，你不好好的睡，大喊大叫的！』

『你過來呀！』

「我還不過去了？」她母親喃喃着：「孩子——孩子又這樣；閨女——閨女又沒有閨女氣！誰家半夜三更這麼尖呼高叫的！我可看夠了，這個家！」這麼絮聒着，把蠟燭擎出那間貯蓄麻袋用的屋子。

「媽！你快過來呀！」玉芳小姐又聽見母親返身走向那間屋子去。

她是回身送那隻蠟燭的，彷彿孩子的炕頭上該有這麼個亮兒，仍舊喃喃道：「你在那裏叫吧……」

當她在玉芳寢室的門口出現時，玉芳的一雙眼睛正凝定在房間的一角上，可以看出她是繼續在諦聽什麼，這眼神立刻傳染到她母親的眼睛上，但立刻就說：「那是狗——疑神疑鬼的——」

原來烏嘴臥伏在吳大鵬的寢室裏；牠的低幽的鼻吟，是那麼使人不安，彷彿牠望見了這個家庭的不祥的徵兆。只有深夜在荒村裏，聽遠處狼的飢寒嗥叫的時候，狗類才會這樣低幽地鼻吟的，聲音裏帶着不安而又淒涼的氣味。玉芳小姐是第一

次感到烏嘴的聲音使她恐怖，而吳大鵬的老婆若是退回十年去，聽見烏嘴這種淒涼的鼻吟，也一定會有種不祥的預感；因為她的父親死亡的前夕，她是聽見過黑頭這樣低幽的鼻吟的。黑頭是她娘家村子裏的看家狗，不知牠是嗅覺到病人的特殊氣味，還是牠望見了什麼不祥的徵兆，牠哀鳴了一夜，第二天，天傍亮，她的父親就噓了最後一口氣。現在她說：『怕什麼！睡吧！』

『爲什麼烏嘴這樣叫呢？』

『天上打雷呀！牠就不害怕了？你當是狗不知道天發怒嗎？狗比什麼都機靈！』她上了炕，拉一把被子。那時她的臉色還平靜，彷彿一心一意想睡覺似的，實在她也太疲乏了，何況是激雨直洩的深夜。她嘴裏還說：『你那上半身露在外面，也不怕受涼，快倒下來！』可是心裏開始不安：『今天晚上怎麼烏嘴神哭鬼泣的呢！』終於她又穿上鞋，一邊叫着：『烏嘴！烏嘴！你不好好睡在那兒，作什麼呀！』

烏嘴這時在門口現出頭來，彷彿爲她的兩聲呼喚所吸引，但是眼睛却露出無

限的悵惘，像是喪失了主人而一無依戀似的。只在一個閃電劃亮窗戶的當兒，牠仰了仰臉。這時候玉芳小姐從牠的眼睛上，又望到母親的氣色，從母親的氣色上又望到烏嘴的嘴巴和鼻尖上去。她的面色透露出內心的極大的不安，而她母親那喃喃自語的姿態，又完全似乎一個陌生人，充滿妖氣。

她說：『媽，你別老是叨念了？我怪害怕的！』

『我叨念什麼！我不叨念！我是說烏嘴，烏嘴不是怕雷殛呀！你看牠那樣子！牠難過呢！牠難過——牠知道你大哥病啦！牠是和你大哥挺親熱的——牠什麼都懂呀！烏嘴還是你大哥沒出遠門兒時抱進家來的呢！那年你大哥剛在縣立中學畢業，第二年就走了——算起來，烏嘴也該六歲了！睡吧！玉芳！天八成快亮啦！烏嘴——出去！出去！』她說話的時候，向地下擰了把鼻涕，就走下炕來，把門關上，并伸腳向外踢了踢。玉芳小姐知道她是驅逐烏嘴，等到她母親回轉臉來，她望見母親的眼睫間，是濕潤的。

「媽！」她又似譴責又似安慰那樣低柔地叫了聲。

於是她的母親哭泣起來，正像一般暗地悲痛的女人，給最親近的兒女一觸破她的內心的苦痛就哭泣起來一樣。有的會放聲痛哭一回，有的不作聲只管啜泣，但是她喃喃着：「你爹爹就這麼丟開不管了——」

「媽！你聽……烏嘴又噓起來了！」玉芳小姐說。

接着是天字滾動的霹靂聲，逐漸高昂，眼看要爆發一聲巨雷的響聲，閃閃的電光，迅捷的一暗一亮，玉芳的母親突然開開門，玉芳小姐望見她那隱約不清的背影消逝了，就提高聲音叫：「媽！媽呀！」

「叫什麼！你大哥一人在屋子裏害怕呀！」她迅速地跑到外間去，彷彿在那聲巨雷來臨之前，要趕到吳占奎的炕邊上似的，實際上她自己也是恐怖的，而且不是去守護吳占奎，而是坐在他身旁，彷彿心有所依而安慰一些似的。

「小奎——你別怕呀，媽來了。」

一進門，望見吳占奎是極安靜的，躺在那兒。眼睛依然睜得挺大，氣色灰黯。吳大鵬老婆俯在他耳旁高叫了兩聲，他臉上還是沒有一點表示。聽見這呼聲的象徵。吳大鵬的老婆嘆息一聲，表示放棄了她的意志。就在這時候，窗外一明，一聲巨大的響雷爆裂似的響了，那瞬間吳大鵬的老婆不由自主的向吳占奎身旁斜了斜肩膀，而吳占奎依然是安靜的，他浸入自己的幻想裏，已經距離外界很悠遠的了。

他回憶到小學時代，第一次下屯去參加李漢臣的結婚典禮。

那是春季一個豔陽天兒，吳占奎和兩個同學結伴同行，離城五里就是李漢臣父親的莊園。太陽的光輝，普照着大地上各種生物，草地綠茵間，開遍一朵朵小的黃色婆蒲丁花，有些挖小姑菜的農村的女孩子在這綠茵上嬉笑着。每人手裏都提着空的柳條筐，草地還沒有耕種，野艾山蒿全把地壟遮掩了；而且大地在春天的暖陽下彷彿發出縷縷的蒸氣。當時，吳占奎才十一歲，第一次離開城市，第一次望見這廣闊無際的鄉景，這兒一塊松柏密集的森林；那兒一塊牛馬歡鳴的牧場；這兒一塊有

着殘碑斷碣的墓地；那兒一塊家屋聚集的村莊，吳占奎深切的感到春天的自然界所給他的愉快。現在想着，還覺得那時是自己半生中最幸福的一瞬間了。他們不自覺的歌唱着，剛走近李漢臣父親的村莊的時候，驀地路邊一堆高草裏，飛出一對藍靛鳥，吳占奎嚇得臉色一陣蒼白而且尖聲歡呼着：『那去了？那去了？』另外兩個同學就奔跑着追尋藍靛鳥的投落處了。他自己不去追，却老遠望着他們，並高聲問：『看見牠們飛到那去了嗎？看見沒有？』他們向他招手，他也就飛奔前去，離開大路，跑到一條河崖上了。他們沒有尋見藍靛鳥投落的地點，却又給這河崖下的羊羣所吸引了，這裏沒有一個牧童和人影，羊羣在自由的散佈着，有的空鳴，有的喫草。而他們向一個昂着頭尋找鬥角對手的山羊，丟着石子，不是氣牠欺侮同類，而是用牠作目標，試試誰的石子投得準確，——就這樣耗費了他們大半天的光陰。等趕到李漢臣父親的村莊，喜宴已經散場了，他們在臨時搭的客棚裏，只望見一些零亂的桌椅，桌面全是一無所有的空寂。他們就是不吃這頓酒席，已滿足了，大自然給他們的

愉快，是那麼豐富，只要兩碗白飯充充飢，他們就幸福了，何必稀罕那一兩塊雞骨和魚肉。

『到廚房去！到廚房去！』一個同學這麼喊。

『吳占奎——你們怎麼才來呀！他們都跟着關老師到前嶺騎馬玩去了；你們沒吃飯吧！等着呀！我給你們看看去。』

說這話的是李漢臣，他給吳占奎的印象是這樣深，不只是他那套西式的有繡花領帶的服裝，最大的不同，還是他臉上那紅的光潤和幸福的笑容。他是這麼新穎而又快樂，頭上塗着髮油，散着淡的芳香。他不再是提着教鞭在教室裏走來走去那種權威者所有的嚴肅氣色了，他的眼睛也失去用教鞭指人鼻尖時那種驕矜的鋒芒，而且笑容也和他要想用戒尺打人手心時的陰辣的笑不同，他的心地是非常柔和而談話的口氣也格外體貼人；然而這并不能更變了吳占奎對他的因畏懼而恭順的態度，他的來參加他的婚禮，也是完全由於這種畏懼的心理使然，怕李漢臣因

爲他的不到場而在課堂上找機報復。他一滴兒恭敬他的心都沒有，有的只是輕視和潛恨。那時他垂手的站在一旁，沒有說話，等他一走，吳占奎望見同學中的一個人伸伸舌頭，自己也就笑了。

冷盤熱碗的宴餘菜肉端來，只有一個裝鱸魚的盤子是殘剩的，除了鱸魚的頭部和一條完整的有尾無肉的脊骨之外，還有一隻雞腿，兩塊肥的蒸肉。李漢臣站在跟前，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安安靜靜的吃着。李漢臣一走，他們就開始議論起來。誰都想吃魚，誰都不敢吃魚頭。因爲當地有種傳說，說是小孩子吃魚頭，長大了，娶媳婦的那天，一定要落雨。抬轎的得在泥濘裏走，賀喜的也離不開雨傘和油布鞋。有誰願意把結婚穿的新衣裳的前襟和後襟，弄得泥點淋漓呢！

『怕什麼？那全是迷信，劉喜春還是你吃了吧！』吳占奎說，他自己可一口也不動。

『我不怕！』到底劉喜春吃掉了。吳占奎幾次從自己碗裏離開眼睛，偷偷望着

他，納罕他何以這麼狂妄貪嘴，一點也不顧慮日後的忌諱。

現在他想起來，不全是爲了那可迷戀的天真時代，而是懷戀李漢臣的高傲的青春，他現在完全把他當作一個可敬的人了。可敬的人還當壯年，就乞討過活，是時間的殘酷嗎！

這裏沒有了藍靛烏！沒有了森林，沒有了羊羣，原因是秋天嗎？春天的郊野，還能有着提着筐子挖小姑娘的農家女孩嗎？

他們完全要謀害我了！那個戴眼鏡的人是誰呢？爲什麼想謀害我？他們細起我來是作什麼這些人——我要逃開去！

在他回憶的時候，吳大鵬的老婆早就離開他了，因爲那聲巨雷響後，玉芳小姐的呼喚，一聲比一聲尖銳，而且有嗚咽的聲氣了。

屋裏只有一隻燭火，閃動着不安定的光輝。烏嘴給關在屋裏，吳大鵬的老婆一直沒有發覺牠進屋，牠走動十分輕微，一點沒有落腳的動靜。唯有狗和貓才能這麼

輕悄的走動，以致吳大鵬把牠關在屋裏還不知道。

烏嘴靜靜注視着吳占奎的側影，垂着耳朵，眼睫的下面，掛着一粒圓潤的東西，閃着光，似乎一滴兒淚。

第二遍雞叫，烏嘴才不勝疲倦地臥伏下來。臥伏不久，又開始悽楚而又苦痛的嗚咽了，用鼻尖聞嗅着炕脚，用爪子刨蹴着炕下的土地。

遠近一片激雨敲打屋瓦和街道的聲音，而烏嘴的嗚咽又是多麼刺耳呀，週圍彷彿沒有以外的聲音，宇宙間也似乎沒有以外的動靜，只有這低幽的鼻吟，是怎樣不安而又彷徨的聲音呀！偶爾還能聽見吳大鵬老婆在裏間的嘆息聲，那時烏嘴會豎豎兩隻耳朵。

吳大鵬騎着油坊那匹棗紅馬，趕到離沙子嶺三里路的時候，就望見嶺前沙塵瀰漫成一片的三岔口集市了。老遠的望着那霧濛濛的塵沙，彷彿是面臨一個蒸發着早霧的池塘。同時也聽見從那市集上傳來的牛鳴馬嘶的聲音，而且連狗吠和人羣的呼叫聲，鬧耳的響。吳大鵬一時不知是這市集發生了火災，還是有什麼變故，用鞭子催着牲口，奔馳起來了。

從市集口展列到市集中心的街道上去的，是一串農車的隊伍，有牛拉的兩輪高麗車，有一匹馬拉的花帖輪車，有四匹套的四輪車，全載着火藥箱和軍械，外表用稻草遮蔽着，而且每輪車上都有押運的日本兵。最末尾的也就是停在三岔口市郊的這一輛，是有着高麗趕車夫的兩輪牛車，那車夫，穿着燈籠袴，頭上包着白頭巾，本

來吳大鵬是認識他的，可是從他眼睛上看出來，他是用受了禁止談話的警告的神氣注視他，一如陌生人一樣，吳大鵬也就不打招呼走過去了。同時那牛車上有三個暨膝而坐的日本步兵，他們把持着有刺刀的槍桿兒，滿臉嚴肅的殺氣，望着這個騎馬走過的中國紳士。吳大鵬知道他們並不是對他有什麼觀感，而是他們自己眼看要投入戰爭了，就不自覺的會用那種將赴刑場的囚犯的嚴肅的臉色望着路人。彷彿他們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幾小時的活頭兒了，而對世界有種距離渺遠的感覺。

吳大鵬給這意外氣象的感染，也切覺戰爭將臨前所有的驚慌，而這驚慌和以前的不同，它是這樣超越了他的事業心，收買豆子的計劃已降落到第二位了。

街兩邊的家屋，都是泥壁茅草頂，屋子既歪斜，窗口又小，所有的門口和窗口，全給住民的臉孔堵塞了。他望見左手的小窗口上，有一個高麗姑娘的面孔，細眉厚唇，她是用那麼驚奇的眼光注視着街上的車輛和來往在車輛之間的日本兵，以致吳大鵬騎着馬從她面前經過時，她都不挪眼望望這位城市來的旅客。這是一家高麗

旅店門口還飄着白布招子，在這裏吳大鵬又碰見中國話非常流利的店主。他的坎肩那排胸扣沒有結，兩手插在肥大的褲子裏。一看，就知道是個善談的，又懶又喜歡吃酒的老頭子，每次見了吳大鵬都熱烈的打招呼，用中國話問着城裏各種貨物的行市，因為他兼營着祕密的走私生意，從對江的高麗境界偷運布匹和鹽到縣城去。但現在見了吳大鵬，他向他笑了笑，彷彿吳大鵬是前兩天就到這裏似的，既沒有迎住馬頭，也沒有打招呼。他低聲和身旁的講着簡短的高麗話，可見那也是關於街上這些裝載軍火的車輛的。

第四家就是中國人開設的旅店了。旅店主人是個胖子，三岔口市集上的人都叫他肥豬老三。當面稱呼他三掌櫃的，因為他家底很富，同樣兼營着走私買賣，而且住店的人，多半是來往海參崴和高麗的私販子。這時他也站在門口，一望見吳大鵬就說：「財東來了……把牲口交給我，進屋歇息！」

「怎麼？今天過兵嗎？」

『過了一天啦！進屋洗臉吧！』

屋子挺大，兩邊是兩面廣大的火炕，當中擺設着方桌，和可容兩人并坐的四腳凳。平日是極寬暢的，但現在全是擁擠的住客了，每個方桌上堆滿了行李和家庭用的鍋、碗、盆、櫥……那些農民，把家庭的使用東西都帶到這客店裏來了，除了孩子的哭聲，聽不到他們交談。當吳大鵬進來時，所有的人都對他注視着，彷彿從他臉上能發覺到什麼似的。他們的成眼光是這樣惶恐不安，又彷彿是要從他的眼光裏找安慰。

『怎麼像逃難似的？』吳大鵬自語似的說，實在他是要探問，又沒有熟人。

『老財東！』一個白髮農民，紅眼角，有一叢山羊鬚，從第二張方桌走過來，分撥着擋路的人們：『我們怎麼辦呀！老財東，他們把我們就這樣趕出來了，連袋子玉蜀黍都不許帶。』

『打起來了嗎？』

『打還沒打，要打呀！張高峯山下大小村子的人，都給趕出來了……』

「爺爺！有人隔離着一張方桌叫『爺爺……別說了！』」

「莫談國事呀！」三掌櫃的進來喊。「牆上貼着的告示要注意，咱們老百姓別管國事……老財東，怎麼樣？在外屋洗臉吧！這裏沒有地方。」

吳大鵬明白他那部份警戒的話，是暗示給自己的。也就退出來說：「水怎麼樣熱呀！攪點涼的好吧？」又小聲說：「怎麼，真要打嗎？」

三掌櫃的就俯在他耳邊說：「日本探子到處都是，裏屋就有，歇會子再說吧！」就又高聲招呼：「夥計！給客人攪涼水，儘站在門口看什麼？」

「我還想收豆子呢！」

「收豆子呀！」三掌櫃的笑着說：「你連一粒豆也沒法收呀！有幾十塊地都捉官車啦！就是收了，你也沒法運呀！官車還不夠用呢！這裏是手巾，胰子在那邊麵案子頭上。」

三掌櫃的點燈去了，兩脚踏在凳子上。吳大鵬就開始洗臉，耳際響着淋漓的水

聲，然而他還是聽清楚有誰站在門口低語：『走了，走了……』那時屋裏寂靜的很，吳大鵬聽見街路上響起鞭哨和驅策牲口的聲音，輪聲輾動，但沒有牲口項鈴的動靜，有人的脚步奔跑過去。

吳大鵬洗完臉，站立在門口，瞭望的觀衆，已經退進屋裏來，臉上有無限的安慰和感歎，正像去觀望什麼出奇事情的人，得到滿足一樣。他們還自語式的告訴旁人：『還有野炮呢！都拆卸開來！』若有人說沒見到，他就會說：『你沒見到呀，真是……』就在那輛車上呀！』並能說出那車輛的特徵，以示真實，暗含着對忽略牠的人的輕視。鎮市裏的小市民，對這些事物是有着高度興趣的，要不，他們吃飽了又不能整天打盹，怎麼消磨這個大好的日子呢！

三掌櫃的又一次用眼色暗地警告：『不要多說話。』就向吳大鵬問：『要吃點什麼嗎？』又說櫃上沒有麵粉可買了，不過對這位老客人，是格外的，三掌櫃吩咐竈上的夥計，打開封閉起來爲自己店裏的人手作吃食的麵櫃，給吳大鵬挖麵打餅，可

是蔥花和豬肉是沒有辦法得到的，因為三岔口鎮市的屠戶，已經兩天沒有收進一口豬來宰了。屯落裏來的又全是難民，除了家私連一袋粗糧沒有帶進來。

吳大鵬實際上一點食慾的口胃也沒有，從門口望見屋裏的炕角，那些蹲聚在男人背後的婦孺的夜深也不想睡的憂鬱的眼睛，那些時時企待着發生什麼變故的不安的眼睛，已經失去自信力了，而且又沒有和三掌櫃的交談的機會，只見他依然鎮靜的應付着這些來自近屯落的農民：『那有麥粉呀！這個時候還要吃麥麵，留着錢過年再用吧！』自己并對這俏皮話滿意的嘻笑着：『要吃呢，就弄點兒玉蜀黍吃吧！這還是我們自己要留着吃的呢！可得先說下，沒有鹹鹽！』

這天晚上一直到半夜，大部份人還是沒有睡，除了歎息，聽不見什麼聲音。吳大鵬盤膝坐在暖炕上，心想再抽袋煙就睡，突然一聲圓潤的響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山頭發着鋼琴鍵般的回響，吳大鵬凝神的昂起頸子。

足有五分鐘。一息聲音也沒有。

當第二次響聲傳來的時候，吳大鵬觀望着人們的機警有光的眼睛，立刻就下了暖炕。

「是砲彈……」

「打起來了！有人低低的說。」

吳大鵬像一朵浪花似的湧出來，一句話也沒有說，雖然人們現在的注意又集在他的背後。他是非常匆急地開啓了門，而且并不關閉，拋棄開了這座客店。十分鐘後，他跨在馬背上，在密星滿佈的夜宇之下的灰白色山路上，奔駛起來了。

那時砲聲稠密，能夠清楚的望見左手的山峯有火光時閃時隱，他斷定是張高峯的左右，心想：「把全家都丟在城裏怎麼辦呢！尤其是貯藏在炕櫥裏的一些欠人和人欠的借據……」

吳大鵬那晚上迷失了方向，等投奔到有燈光的村落裏，才知道他是越過圖們江的江橋走到朝鮮國境裏去了。在那名叫十八大集的高麗屯子，拘禁了一夜，第二天給日本外務警察押解到偏糧城，而且病倒了。起因是兩天前的深夜受了涼。

戰爭很短的幾天就結束了，等到玉芳小姐得到駐琿春的日本領事的越境簽字，去保釋她的父親的時候，吳大鵬已經死去兩天了。臨時埋在圖們江邊一塊荒墓場上，因為沒有標石，竟找不到了。日本獄醫的病徵調查書上寫的是心臟麻痺，而獄吏交給她的遺囑是註明亡人歿前的囑語：「回海南吧！你們折當折當家底回海南去吧！」

而吳占奎母子們却依舊住在縣城裏。吳占奎還是整天給纏着兩手，而且時時

要掙脫開來，見着人就用口咬。有人勸她最好帶領着吳占奎到屯子去讓他靜養一下，但她却喃喃地說：『屯子和城裏還有什麼兩樣？我還沒有住過，一樣也得受高麗人的氣。』從這她又說到：『我是住不慣和牲口睡在一個房間裏的大火炕。燒柴吧，一燒就得十三四普特兒。』玉芳小姐呢，也改變了，一天到晚寂靜的坐在家裏，不愛說話了，而且學着作起女工來，一時一刻離不開針和線。說話也輕柔而且低微了，只是一個人時候，會不知不覺的歎氣。

後記

罪證是一九三八年冬天在金華完成的，那時候金華是東南的一個抗敵文化的堡壘，然而就在這個作爲文化堡壘的地方，知識青年有的還會遭遇到吳占奎的命運，一個寧中的教員發瘋了，據說到後來用繩子縋到家去的。一個青年歌手發瘋了，竟在夜半登上城牆，在狂風暴雨中大聲高歌。是的，用發瘋的作者的話來說：「瘋子發瘋的唯一理由，是以他自己的真實，恰恰碰觸到社會的真實。」因爲他要真實，他才懷疑，竟至懷疑到歷史，實際上他所懷疑的正是那歷史和社會的真實，然而他又不相信那就是真實，就這樣吳占奎發瘋了。

自然當時二十二歲的作者，對於當時的歷史和社會是把握不住的，因之也就

不能更深一層的發掘。而且等到文藝陣地的代編人通知我，稿子連載了三分之二被迫停刊了，我也沒有怎樣難過，因為能保持住生命的健康渡過這段艱苦的人聖與惡魔相戰的時期，在我已經是望外的滿足了，不是麼？

有的戰友確也被殘殺，和我同住在一個院子裏，讀過我的罪證原稿的詩人辛勞，就是被屠殺的千萬中的一個。何況，就是發表了的這一部份，我自覺並沒有達到能給讀者一種生活和戰鬥的勇力的東西呢？

一九四一年四月，作者從敵國日本佔領地的香港逃回桂林來，承中學生編者約，罪證又以被損害的人的題名在那刊物上連載，就便還結了尾，當時還以為出書的時候，能再向文藝陣地代編人找回全稿，在這點上某位以戰友姿態相交的理論家，批評過我說：『這就是他的弱點，不認真，不深入，全部丟掉，不會再寫嗎？』笑談之中，也確有可感的關注之意。這是指着全稿整部遺失在香港的人與土地而說的。

可見我在這上實在也過於不認真了：因為來上海後，在一個集會上偶然碰見

了文藝陣地代編人，說是這部原稿恰恰丟了，原來是藏在友人夾壁之內的，而且其他的原稿都保藏得完好如初，而我現在也就這樣交給書店印出來了，不再作「完整的」續寫打算。假如我現在續寫起七年前的原稿，依舊如初那樣，我想，我的日後的生命也就沒有什麼值得自己珍貴的了。

然而我的書就這樣失去意義了嗎？作爲人類精神的大摧殘者日本帝國確實是崩毀了，可是那摧殘力和損害力在我們中國依然是存在着的，那位歌頌田間爲擂鼓詩人的詩人，不是就在前天晚上被暴徒暗殺了嗎？那麼我說，我這部殘稿，還可讀的。雖然它本身是不完整，那麼永遠帶着你的損傷到人間去走走吧！也許有人收留你，也許有人在你的殘廢者的體力獲得一點觸發。

在這裏再摘錄一段發瘋，恭謹的送給我的殘廢的書，作爲一根到人間走走去
的拐杖。

「社會就在找着強者碰擊。社會在找着堅強的東西來強折，以證明它自己的

堅硬。

社會在找着弱者作潰口。它壓搾着一切的軟弱的東西，向着軟弱的地方壓倒過去——一切軟弱的就都是一切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魔羣所撲擊的目標，也就是種種的積膿的潰決的出口。

社會適合於不強不弱者生存。一切中庸主義者是不會發瘋的，也不會滅亡的。一切市僧和市僧主義者，也不會發瘋，也不會滅亡。

一切聰明的人都不會發瘋，都不會滅亡。

然而一切最強者也不會發瘋，因為他碰得過社會。

而一切最弱者也不會發瘋，因為早被壓死了。

因此，只有瘋子從此走到發瘋，也從此走到滅亡。因為他是強者，而又是弱者；他是弱者，然而又自以為強者。

瘋子是這社會的這時代的恰好的犧牲者。

這時代，這社會，在要求着這樣的犧牲，這犧牲是實在的，因此，還贏得了人們的同情和厭惡。

這樣犧牲是實在的，因此，據說現在發瘋最多的就是青年了。

青年是以爲應該反抗社會，能夠反抗社會，然而又以爲社會原是應該容易支持的，應該溫暖，一切都不應該碰壁的。他是強者，然而又是弱者。自然，青年是要供這時代的犧牲了。

這犧牲自然是實在的，因此又據說現在發瘋最多的就是婦女了。

婦女是以爲應該覺醒，已經覺醒，應該反抗傳統，反抗一切壓迫的，然而又以爲社會是應該公平，也應該溫暖，她的覺醒與反抗應該受讚許，受歡迎的。她是覺醒者，然而又還沒有完全的覺醒。自然，婦女又應該供這時代的犧牲了。

.....

因此，據說發瘋最多的，任何時代，都是那有反抗傳統和社會的狂氣的人。

任何時代，一切有狂氣的人，一切天才，半天才，和自以爲天才的人，都要試着去反抗傳統，反抗社會，然而又都是小孩一般地天真，青年一般地「不聰明」。

任何時代，一切有狂氣的人，都是強者。然而又都是弱者。

強者然而又是弱者，因此，任何時代，一切瘋子從此走到發瘋，也從此走到滅亡。因此，瘋子是這時代的這社會的恰好的犧牲者。

這時代，這社會，在要求着這樣的犧牲，然而因此，就在要求着瘋子以上的大瘋狂者，要求着強者以上的強者。

要求着大瘋狂者的肉搏。

要求着最強者的反抗。】*

作

者

一九四六，七，
十九，在上海。

*引自聯華：有違無遺第九—十一面。